



會要子

甲半
乙未



4078



門 伊 6
號 4078
卷 7-12



觀報畧記卷之一



甲午

十一月十八日上即位○大王大妃殿垂簾同

聽政○陳賀頌教藝文提學李○以權敦仁為

都承旨李惟秀為總戎使金道根為御營大將

○兩司憲宋冕載大諫朴宗琦掌令吳正合

新啓請諸醫官極施當律事都提調洪爽則格

例所拘不能並舉而其在院提調翰蘭懋施

以竄配事大王大妃殿傳日皇穹降割當此崩

拆之慟醫官鍼醫之失時未盡於醫治之罪雖

萬戮無惜而仰體大行大王平日盛德至仁雖
微物或慮有傷之遺意一並減死醫官李亨基

金甲

鍼醫白成五

鮮子

醫官朴器成

新島

智

金景

球詰今

一體島配

○以朴永元為副提學

十二月大王大妃殿傳曰予之今日臨御實為宗
社為聖躬萬不獲已抑情忍痛勉從羣請而至
於京外貢獻何可有異於前日又何可無別於
主上哉即欲諭此意而哀違未暇今見朔獻方
物一切與大殿無異此豈廷臣所以知予本意
者哉顧今經費如此之時浮文不可不慮勿論

京外貢上之獻于予者一並依前入之該曹磨
鍊單子還入○時原任大臣閣臣承候入侍時
大王大妃殿傳曰未亡人不過深宮一婦人奉
大行大王巾櫛三十餘年無一言一事之干預
於外廷矣今日當天地崩圻之禍變一縷冥頑
慟冤罔極更有何世念而五百年磐恭之國勢
一朝凜然如一髮之危主上雖天姿英明猶是
十歲以前軍國機務有難一一責望且無推諉
之所卿等以國朝故事懇請故萬不獲已至有
此舉本是女流無學文識見平日非予所責之

事無所留意而國家大事今忽專決謂之每事
得宜於事理不當卿等國之大臣世篤忠貞之
家被知遇之恩於大行朝之人也當此孤危岌
業之時曷不勉盡瘁之節乎今日悠萬事保護
主上勸勉聖學漸躋高明廣大之域其次則愛
恤百姓期至平安欲安百姓則先自朝廷舉措
得宜此時何官不擇而第一惡務方伯守令各
別慎揀廟堂則勉飭方伯方伯則操束守令俾
無剝割貪墨之弊則百姓自安百姓安則國勢
復奠於磐石之安豈不休哉即今道理莫如上

下盡祛浮文以實心行實政自今為始凡百軍
國大事大臣卿宰爛熳商確停當以奏則予則
從之而已至若不可行不緊之事初勿舉論致
煩酬應如是詞諭之後卿等若不盡忠竭力以
補幼主則是卿等負祖宗在天之靈罪在卿等
也卿等導以直道俾補政令而予若不從則罪
在予是予負祖宗也一日二日一年二年如是
以過漸至至王長成之後朝廷寧謐民國太平
則未亡人有歸拜之顏卿等亦盡追先報今之
責予言止此卿等其各勉諸至於無負之地焉

○大王大妃殿傳曰目今悠悠萬事無過於成
就聖學未知卿等所見之如何而經筵則體段
與禮自謹嚴非但上下情志有難流通資益之
道亦欠誠實卒哭前法講例不得為之予心則
莫如擇人定數而玉堂即主經筵之任不必備
上下番每於勸講時或一員二員無至闕員其
外數與規模卿等議定禮自務從簡易坐講蓋
依書筵例為之俾使其酬酢論難懋底宗效為
宜卿等出去相議勸講之道著實為之○領敦
寧趙萬永疏畧宗廟之彝典最重乎觀德人君

之盛節莫大乎不祧蓋世室之謂也世室之宜
必在當祧之時而若其隆切厚德當享百世則
亦不可以此為拘故非但往牒所載斑斑可攷
雖以我家已行之故例言之每不待當祧而後
始議斯禮也然則以我大行大王三十四年巍
蕩之化豈於此世室之議可容一日緩哉洪惟
我大行大王安挺上聖躬致太平由百世而接
勛華之道心以千乘而著曾閔之至行以至禹
之克儉于家文之視民如傷湯之不遁聲色不
殖貨利自古稱三王之盛者我大行大王兼有

其美有足以徵庶民而俟聖人則此非臣一人之私言也是以敢於政令施措之間及於聖神功化之極則廓闢歐巴之邪教魑魅莫逃於象物肅清潢池之醜類龍蛇皆化為赤子而闡明我國是以承先王之精義全保我世臣以遵列朝之遺訓導率我士趨以揭千聖之大統兆庶為之綏定邦國為之輯寧用能永享天心垂裕後昆誕啓萬億年無疆之基則親賢樂利雖沒世而不忘尊富饗保在大德而必得惟今後嗣王觀光揚烈之道曷可不亟舉不遷之議予以

贊先王之美致先王之隆也哉臣本庸愚蔑學不嫻於禮文非但儒林宿德可以折衷於儀文者則宜不敢與議於至重至嚴之事以犯僭妄之罪而抑又思之臣之所秉者一國之輿情也臣之所據者前代之通誼也仰稟東朝俯詢大廷克定我大行大王世室之禮俾鴻名徽稱永有辭於千載則國家幸甚云々答曰卿之此言予實感歎而事係莫重當仰稟東朝矣二品以上會議
行定○特除趙萬永為扈衛大將○次對領議政沈象奎所啓本館新錄人臺望陞擬李源益

未免不慎政官壽朴倚推考何如大王大妃殿答
曰依為之○大王大妃殿傳曰補賑人守令除
授既有大行朝下教矣未知為幾人而今番都
政盡各差送俾無朝家失信

乙未

五月勸農綸音原任直提學朴綺壽製進○大王大妃殿傳

曰每於歲首貢市人詢瘼矣到今未由詢瘼而

當此之時應多貽弊之事大行朝軫念都民之

遺意不可不仰承貢市堂上馳進備邊司招致

俾陳所懷事分付○大王大妃殿傳曰以大行

大王世室事二品以上儒賢會議奉賀南公輦

領議政沈象奎左議政洪夔周判府李錫奎知事徐俊

敦金在昌判府金道根左參李錫奎知事徐俊

輔工判李勉昇廣留金履載右參徐能趙寅永

朴綺壽刑判金箕殷兵判沈能岳大護洪敬謨禮

徐耕輔洪命周知訓鍊柳相亮大護洪敬謨禮

判金蘭淳判尹鄭基善知事李記淵大護金熙
華行護朴岐壽刑參李志淵行護朴晦壽左尹
李惟秀護鈺原君尹行直行護朴宗琦申緯右尹李
鐵求行護金基常禮參金道喜開留鄭祖榮護
軍李奎鉉任存常同知林景鎮鄭基一李鼎臣
行護李光正洪義瑾韓義運李恒權朴來謙吏
參李憲璋護軍金私根工參尹命圭趙冀永副
恭兵參李基裁護軍徐左輔尹圭趙冀永副
源訓都李元護軍安光直尹參尹聲大同知柳和
運永完平君李鼎會護軍柳相金會甲朴潤榮趙
草莽臣宋稚圭議同草莽臣宋啓幹病未敢議

僉同當即舉行而庚申年則因山陵故即時舉
行而今番因山陵前也然而即為舉行耶時原
任大臣處叔議○吏判朴綺壽疏遞○傳曰吏
判有關之代大護趙寅永除授○行勸講台對

○吏判趙寅永上疏承批後大王大妃殿傳曰
卿之特除意非徒然何可一向斯推虧損國體
乎即為八來肅命○兵判前望金在昌落点○
次對領議政沈象奎所啓去月二十五日賓對
即公除後因慈聖特教來會者其時入侍兩司
諸臺既伏承退出書八所懷之命則雖是齋日
固當依下教以所懷書八合啓前啓而乃以姑
傳出望者此實有甚閣以來所未聞之舉也豈
但以壞體為言令雖日久有不可仍置勿論並
施謹削之典其中兩臺雖曰書進所懷闕啓之

失均不能免則縱有差等亦不可無警並罷職

而今日賓對亦歲首初行也兩司無一人進參

論以事體有不可曲恕一體施以罷職之典何

如大王大妃殿答曰依為之削職現告金鼎元

李淵祥黃浩民宋冕載洪洪義錫閔永勳任百能○殯殿告由時別單傳

日代奠官興完君是應憲崇大祝洪鍾應政通並加

資左右通禮並熟馬一匹賜給頒赦時禮房承

旨都承旨權加資宣教官宋持熟馬一匹賜給

陛下典儀及東西唱引儀並相當職除授

○大王大妃殿傳曰昨日處分自有深量政院

命令舉行之地昨下處分無一言而無端經夜

不為頒布宣有如許事體爾等並推考即為頒

布使命令無至壅閣不通之弊○院議啓承旨

集南履烟柳致睦臣等即伏見徒流案下者有

金基叙放義禁府赦單子有趙時偉李東萬肇

源具翼遠罪名及周之命緹伏奉慈殿下教尹

行恁復官爵金基厚傳啓事命下矣臣等相顧

愕貽不勝憂歎之至噫嘻行恁肇源金基叙之

負犯何如關係何如國論已定臺討方嚴其餘

諸罪人雖其身已故其事久遠而罪名自在公

憤未洩豈可與尋常雜犯之遇赦蒙宥一例舉論乎慈聖下教雖出於仰承大行朝全保之遺意而臺啓至重公議至嚴是豈有自上命傳之事乎當此大沛之時諸罪人處分固知出於好生之德一初清明之政所當勉者義理也所當嚴者隄防也此而若蕩然無餘則今日朝廷將何所藉手乎臣等忝在惟允不容泯默相率聯籲伏願殿下仰稟東朝亟寢成命焉答曰慈殿賜批即為頒布○政院啓敦正事務方時急慈教申何等截嚴而山陵都監提調金教根謂有

情勢屢度催促終不入來事體道理誠極未安從重推考仍即牌招察任何如傳曰允○傳曰知敦寧金魯敬叅判李寅溥大護軍金銘持平韓植林正言宋成龍申允祿並蕩滌叙用事下吏兵曹○大王大妃殿傳曰故判書金基厚當初發啓未免徑庭之中大行朝以全保外家之盛意常欲下教而因循未及矣今日豈可不奉承遺意乎朝廷聞此言應為感動即為傳啓俾為無故之家焉○以義禁府赦單子傳曰張濟汲趙時偉李東萬肇源具翼遠徒流案罪名交

周○大王大妃殿傳曰尹行德復官爵○義禁
府徒流案傳曰金基叔放○都堂錄取沈啓錫
等三十人○負罪臣金教根疏云臣不忠不
肖得罪神明遭罹罔極誅殛是俟時蒙我大行
大王至仁至明至公至慈拯濟之生成之保有
危喘因仍苟延五年之間忍見禍變之存酷俯
仰茫々此何人斯奉諱之日冒赴闕下受縶之
後旋復永辭回首觚稜拊心叩叫早恨殘喘之
遲留未遂下從之至願近伏聞司寇特点忽下
於前望歲首恩資混躋於崇班以繼有敦府周

廬之除噫臣滓穢之名猶在朝藉故聖聰至及
於記簪銓注每引以循格顧臣不死之罪於此
而益無所逃矣至若山陵敦匠之命又出於千
萬夢寐之外而飭諭踵降促令上未臣於感激
震駭之中自不覺悲寃之如新嗚呼人之有德
於己雖敵以下必欲酬報固是常情而迺以君
父之尊有再造之恩則糜身粉骨亦所不辭况
於終事之地孰無效力之誠而以臣窮天結轡
之慟少獲此生報答之階則志願可畢何敢猥
引私義有若尋常辭免之為哉第念人臣之遭

際明時罹譖瀕禍者終古何限而未有如臣比也蓋當初言者沈英錫即卒年即臣家世誓禍心有自来毒手有所囊苟可乘也何誣之不

做何辱之不加急於赤族之誅粧出白地之案

則乃其為說不在於事在於言在於心無跡

也眩則難暴言無形也爽亦難明謂惑惑之易

逞致尊當之胥發縱荷天日孔昭未嘗湛滅乃已一身污蠱更無餘地彼亦人耳胡忍為此胡

忍此為吁亦憐且酷矣臣若無下乎已則負此

惡名將何所歸而上而貽累聖世下而忝辱祖

先悠々此恨何所因極苟欲下乎則不但無影

象而後把捉亦何忍逼提於滄桑之餘或憾我

聖心也哉然臣所以私自隱痛則有之臣本賦

性疎闇才識薄劣而濫被不世之隆眷歷踐匪

分之華貫信心冥行迷不知止蒙駭賤息相縉

登朝卿宰備從聯翩一家衆怒羣猜勢所必至

滿盈招殃乃理之常也臣每中夜壁繞追思昨

指一切往事都付滄浪七年荒野矢心自廢適

因迫隘之會畧暴哀苦之衷而瀆擾嚴廬尤合

萬殞嗚呼送往事居臣子之常分追先報今前

脩之明訓而臣獨頑然悍然殆有甚於木石豚
魚是又豈全無秉彜之天而然哉誠恐其為疵
於一初清明之政重傷我先朝全保之澤也百
代之後茂考而尚論者亦必為之嘔唏永歎悲
臣之值諒臣之情矣嚴命之下不敢偃伏田里
妄效獄中上書之義席蒿城外冒死哀籲荅曰
往事何必追提敦匠事體莫重即為八來○備
邊司啓曰即見統制使論罷泗川縣監狀啓則
加數濫斫之該守令請罪固當而帥臣初不閱
由於籌司封山嵐落之擅自許斫有違事目統

制使李完植亦施譴罷之典何如傳曰允○備
邊司薦瑩以任聖臯為統制使○摠官前望沈

英錫添書落点○兩司

大憲金學淳大諫李穆
獻納白東奎正言李

魯確持平
趙準孝

合啓中肇源諸子事中極矣下三十

六字抹去謀逆也下十三字少緩下五十五字
發配之典下十一字并抹去金基厚事停啓金
基叙事中函謀下十四字抹去府啓韓鼎鎮事
中兩字以罪字改措語申鼎朝事物故停啓院
啓韓鼎鎮事申鼎朝事與府前啓同○護軍沈
英錫疏畧意臣之前一疏非臣一人之言即

舉國同辭之論也論金教根今於時移之後固不敢復申前說而其罪之有無臣言之虛實自有一世之公眼其誰欺乎得見其自下之章則其為反罵無所不至此亦臣難進之一端云云
荅曰勿辭行公○山陵都監草記提調金教根謂有情勢難安自役所往還鄉廬云事體所在萬々未安從重推考申飭上來事傳曰允○大王大妃殿傳曰此時敦匠之役不思所重強引私義無端尋鄉不顧事體山陵堂工事萬々慨然知敦金教根下義禁府推考

二月禁府草記知敦金教根待命事大王大妃殿傳曰如有一分秉彛之心必無侵責此時敦匠之堂上其意不但在卿々亦不思事體乎惟較其言而往離役所實非先公後私之義即為下去盡誠董役又教以城門開門即為出送○知申前望李憲瑞落点○山陵者審大臣以下入侍時大王大妃殿傳曰山陵者審而來何以為定乎領府事李相璜曰提謹使先陳後當奏淺見矣提謹使洪奭周曰土色既非上吉不可仍用地官中一人以為改其坐向則可以用之云

土色亦上吉腦石又被所傷不可不更卜吉岡
而因山不遠事勢甚迫臣既在摠護之列致此
狼狽臣之罪犯萬殞難贖惟願速被常憲大王
大妃殿傳曰摠護使之自列容或無恠此時豈
可引咎乎相地官中主張者之罪當何如夔周
曰陽德縣監李時復自初主張而專無謹慎之
意寧多妄錯之事中標之恣意變改尤極駭妄
令該府拿問嚴處何如大王大妃殿曰李時復
若有定見何為變改初定之中標如無定見如
此重大之事何敢主張也哉遣府都事具格拿

來因仍命更着他處仍教曰意者國家之事似
皆如此矣每事一人裁論則諸人不以己見矯
之為牽於他人之論務為苟固豈不慨然今番
則勿為如此也大王大妃殿傳曰山陵土色未
洽腦石有傷破之慮云莫重莫大之事不可不
十分審慎山陵役事即為停止摠護使以下更
為着審吉地可也○大王大妃殿傳曰稱以相
地官者應知山地之腦為重而深之今番所為
萬々驚悚萬々寒心之罪其何情節為先嚴
刑究問取招以入○兩司大陳李禮廷甄義申
晁周司諫黃基文掌

今李應信趙錫龜獻納
白東奎正言李魯確 聯疏曰伏以臣等即伏

見大王大妃殿傳教下者有義遣府都事相地
官李時復具格拿囚之命又下山陵後事即為
停止之教臣警讀未半氣塞胆掉不知所以攸
措也嗚呼惟我大行大王三十四年深仁厚德
浹人肥髓窮山迫海如喪之慟愈久愈深為惟
日夜顙祝者喬陵卜上吉之地以安雲鄉涉降
之靈以慰諒闇美塋之慕矣噫彼李時復者專
無審慎之意平多妄錯之罪至於開金井時挺
身主張敢於元定封標之地差上差下或左或

右恣意變改其無主見從可知矣夫穴者一寸
不可濶狹一步不可進退者也塋既以風水為
名而如是變改則是真箇不知也塋既不知而
莫重莫嚴之地擅立已見獨自擔當究厥所為
萬剛猶輕且於更為者審時土色未洽腦石幾
破而時復猶復跳踉必欲因循用之其心所在
尤極痛惡渠本以蟻虱之賤全昧輿堪之術妄
干恩澤專事眩能畢竟債誤大事而止國言諠
騰皆曰可殺何幸天鑑孔昭拿囚之命已下而
如此凶悖之漢決不可畧刻容貸於覆載之間

矣臣等忝在言責之地目見千古所無之變不
勝痛惋忙陳短劄齊聲仰籲於巖戶之下伏乞
聖明仰察東朝亟斬李時復之頭以洩神人之
憤焉大王大妃殿答曰所陳切當誅強之典無
足惜而深有商量之事從當有處分姑俟之○
王堂副應金箕 晚校理朴宗休李寅昇副校李
翼洪 聯劄曰伏以臣等昨伏見慈下教者有相
地官李時復具格拿囚之命處分嚴正伏不勝
欽仰之至噫彼時復之罪可勝誅哉源以邀鄉
機虱之賤粗解堪輿之術濫廁相地之列苟有

一分人心固宜十倍敬慎而浮浪放縱率多妄
錯凌踏諸師獨為主張始也裁穴屢移中心之
木終焉開金初非上吉之士補土多穿鑿之患
腦石有破傷之慮壞天作之高山犯地家之所
忌謂謀以明於術業則設心也無所不為謂謀
以暗無知識則自用也尤在凶赦恩至於渥而
謂恩可辜才無可取而恃才專恣既見土色之
未洽猶欲因循而用之究厥心腸萬剛尚輕鳴
呼廢衛屆期奮凌遲卜致聖心增憾為國斃之
大損苟究其罪一則時復二則時復街談巷議

莫不戟手切齒若使之畧刻容貸於覆載之間
將何以洩輿憤而慰公論乎裏情所激茲敢相
率聯額伏願聖明仰稟東朝亟令王府嚴鞫得
情夫正典刑焉荅曰東朝既有臺劄批荅之嚴
正姑俟處分

三月備邊司以李應楨為北兵使○傳曰禁府
開坐勿拘齋日即為舉行李判禁李義甲同禁○

禁府啓罪人李時復口招云：嚴刑一次訊杖
三十度亦以傳旨內下教辭意發問目嚴刑究
覈是白乎矣游辭漫漶終不直招萬：狡惡萬

萬痛惋待拷限更加嚴刑捧直招何如啓依允
大王大妃殿傳曰萬日所觀之事敢生游辭發
明之計尤極狡惡待拷限更推得情○持平安
允沆疏荅曰已諭於諸批正言崔瑍疏同批○
大諫李禮廷疏荅曰未稍酌處之如何不為更
俟之經又煩屑乎○執義申冕周掌令李應信
持平趙準孝正言李魯確疏同批○持平安允
沆掌令趙錫龜應教吳取善王堂聰劄同批○
猷納白東奎司諫黃基文正言崔瑍同批○禁
府啓罪人李時復刑問一次訊杖三十度亦以

判付內辭意發問目是白乎則所犯諸條無辭
自服寃厥罪犯不可一日容貸更為加刑捧遲
晚何如啓依允○禁府啓罪人李時復刑問一
次訊杖十一度向前罪人時復既以捧遲晚係
是大辟罪人而結案節次則自臣府無以擅行
依例設鞫以為私行之地何如傳曰本府私行
○冬至兼謝恩正使李翊會副使朴齊聞書狀
官黃袂入來○禁府草記罪人時復設鞫事傳
日允○推鞫委官左議政洪範周問事御廳時
罪人時復年四十九結案白等矣身根脚段父

日煨父矣父宣春母承召史母矣母天日並只
故白良乎父母以胎生於平安道峯川縣之內
面隨父母長養仍為八籍居生是白乎旅行凶
節次改矣身妾托堪輿之術猥叨相地之官而
乃於莫大莫嚴之役全沒克敬克謹之義獨立
已見惟其所欲奸狡之性且懷挾雜濫滑之習
每事主張封標之木株恣意移押天作之山形
元難變改於左於右到處穿鑿或上或下不計
破壞以至於山腦幾傷之境忿除良至重大事
因致債敗而少無震剝惶惧之意愈肆漫漶欺

蔽之計既觀土色之不好猶稱中品之可用云
者矣身情節因非故犯窮凶絕悖萬戮猶輕不
敬不道的案遲晚云云當日西小門外不待時
斬事○白川郡守宋宗誅南邑中相搜事下教
○刑曹啓罪人崔公弼偽造謔書綸音情節箇
箇遲晚係是一律依例結案取招後稟處何如
啓依允○刑曹啓罪人崔公弼年三十一結案
矣身根脚段父宗厚生存母柳台史生存父矣
父漢星母矣父名不知故父母以胎生於京畿
振威校村娶妻朴台史仍為入籍居生昨年二

月移居於安城地所犯節次段矣身以鄉曲无
知之類莫重謔書綸音自作自書傳播遠近致
此騷擾之境焉得免偽造綸音之罪乎更良遲
晚納招依法處斷的只施行罪人崔公弼既已
承服結案依法典照律報議政府詳覈施行何
如啓依允○御營廳草記罪人崔公弼大會軍
民於沙場梟首警衆事○大王大妃殿傳曰當
此不幸之時使星絡繹之中勅行又當頭京畿
兩西民情思之則宗不可形言勅使則事體自
別供奉之節靡不容極而至於我國使星則仰

體朝家為民一念夙宵憧之遠接使與道臣以下諸別星每事十分節省凡屬民邑為弊之事盡心省察俾有宗效又况如此之時亟勅之前一或稽忽道路館所如有亂雜之弊則此有闕於紀綱廟堂以此意面飭於遠接使行會于三道之臣○備邊司啓判府李義甲遠接使判府金道根館伴使差下事傳曰乞○次對領議政沈象奎所啓白川郡守宋宗洙聞以私義之不欲支勅受由下鄉死意還任云先正家人之為此引嫌自朝家亦无以強迫而昨秋除邑既為

先正祠板之久未官享則其在終始優念之義宜施以年前宋錫老已施之例令該曹南邑中特為相搜何如大王大妃殿答曰依為之○工判李勉昇逝輦大王大妃殿傳曰工判以耆社重臣山陵役事積月勞悴今忽喪逝此則無異死於王事極為驚惜元致賻外加數輸送嗣孫待闋服即為調用○差權敦仁為山陵都監提調○大王大妃殿傳曰聞役所都廳及即廳有所入聞之言各自後與牌將之為役軍及本邑民弊之事亦甚多云而自廟堂何不為申飭又

不送摘奸乎此意知入○禁府草記大不敬罪人時復正法時行刑銷匠法外亂斫至於肢解云大辟用刑何等嚴重罪人標牌既書罪名及律名出付行刑之際初不察飭以致如此極為驚駭本府監刑都事典獄官負並拿問事傳曰先○右承旨金炳朝以沈英錫疏自辨答曰奉事已盡炳悉亦既昭晰卿父又為出膺卿有何更引之義乎即為八來

四月領議政沈象奎以東朝下教引咎云○負役牌將等自下干科者提護使方飭本都監各別查摘以為分輕重懲處諸堂上之常時不飭不可無警言姑先從重推考都廳及該廳諸郎廳捧現告事過後並令該府拿處何如大王大妃殿傳曰都廳以下諸郎廳雖有犯科之事今番則一並付之昧爽虱之勿問從今以後各別操心以過之意連加申飭而都監堂上問備亦為登之可也卿之引咎尤為過當矣●陳賀兼謝恩正使洪命周副使尹聲大書狀官趙鶴年出去○備邊司啓穀商三分稅朝禁本自由嚴而奸民輩或稱良娣房美人稅已為百餘兩之

多又持四忠祠傳令多般討索該官主張出付
秋曹嚴刑遠配所捧之靴一、懲給書院儒生
令伴長詳細覈宗移送秋曹一、贓刑配事大王
大妃殿傳日勿論此事彼事各官家與播紳家
有一分向國之心此時忍豈有貽弊民間之思
言之痛心一、並依章記施行此後更有聞如此
作弊之言廟堂更勿煩稟即為嚴處○告計無
請謚請承襲陳奏正使右議政朴宗薰副使李
義準書狀官成遂默八來○八侍右漢政朴宗
薰所啓臣到平山聞吏隸逃散庫藏空榻邑不

成樣支勅因涯蓋緣前倅貪鄙苛刻政無頭緒
稱以收逋虐下撓民以至於此云辜負債敗厥
罪不輕道臣之止於論罷不為請勘太欠稱停
該道臣從重推考平山前府使李鍾英令該府
拿問嚴勘以為懲貪暴謝平民之地至於邑吏
之一齊逃匿可謂變恠朋怨胥動必有其倡亦
令道臣嚴查重處何如大王大妃殿答曰依為
之○十八日還御于昌德宮○政院啓曰議政
府錄事來言左議政洪奭周以為待罪敦匠幾
值償敗不忠無狀宗合萬殞雖緣事會之嚴急

不得不冒沒奔走而竣役之後有不容畧刻偃
息退伏金吾門外恭俟鈇鉞之誅云仍納舍名
何以為之大王大妃殿傳曰聞卿胥舍之言雖
曰極之中不覺愕然幾致債敗云似指坡州之
事而此則一國臣民之所不幸而冤憤者豈卿
獨當而以罪自引乎旋即改卜吉兆因山萬安
已為返虞雖痛寃窮迫惶三靡逮之中一邊則
萬幸：：卿之其間憂悚勞瘁亦無比矣卿則
認以臣分當然之事雖忘其勞予心豈無悶然
之慮乎今竣大事竟謂安休矣為此意外不當

之過私此時添予酬應之慮宗非平日所望即
為安心還第以安予心○政院啓曰左議政洪
頤周以為十行慈教惻怛諄摯奉讀感泣不知
收達而罪負之重轉難自贖未伏常刑之前萬
無妄動之望泥首席藁恭俟嚴誅云仍納舍名
何以為之大王大妃殿傳曰昨日敦諭備言本
事謂當黎然領會矣一向固執宗不勝慨然大
臣異於具僚體國之義居先設或有難安於私
義之事顧此時則不忍言私而卿強引不當之
事益煩酬應於此中心腹披告邁之不聽此由

予之誠信未孚於人使卿至此豈不靦然乎卿不信予言一直強引則予亦無更對朝臣之顏將以卿去就而決之卿須諒為之○政院啓左議政洪蕤周以為慈教荐降辭旨截嚴萬之非臣子所敢承聞震慄回措求死不得偃處城圍亦所不敢逆出郊垆恭俟誅殛之典云仍納舍召何以為之大王大妃殿傳曰卿不信予言為過罪而出城卿立卿之志予行予之志則各立其志勿以予之不為先告為言遣史官傳諭○大王大妃殿傳曰左相出城云俄者敦諭予既

成言凡公事及藥房復膳啓辭一並勿入於予不為食言之地○宣惠廳啓頃以上納愆期事送稟閱飭限以三月晦間為守令者苟有嚴畏朝令之心寧有專事泄無難過限乎初既以三海為限則固當即地請勘而為其容旋拖到今日則案出於曲諒之意法網所闕何可一向任赴全未細邑守令楊州牧使宋祥來坡州牧使朴蕃會陽根郡守鄭善教安山郡守金原淳溫陽郡守俞錫柱延日縣監沈能勳熊川縣監裴化鳳盈德縣令俞廷煥恭原縣監曹錫鵬高

城郡守金在善一並施以先罷後拿之典而未
畢納邑別更為措辭閩飭刻期督緝何如傳曰
允○政院啓左議政洪奭周又使錄事來言荐
伏奉萬々非常之慈教震剝驚慄同知收措今
方冒萬死進詣金吾門外席藁俟命惟願違伏
常刑云仍納命名何以為之大王大妃殿傳曰
昨日豈不預告乎予有何萬々非常之教案不
自知也卿若還第都為無事於予勿問焉○政
院啓左議政洪奭周使錄事來言丙殿下教縷
縷申巖裏情震剝轉益措曰區々去訖到今固

不敢違恤而慈教未蒙收還之前無非臣伏地
待罪之日席藁涕泣惟願速被重誅云仍納命
名何以為之大王大妃殿傳曰左相以辭教之
過中為難安今審前後傳教一並還收史官傳
諭後見其還第而復命○備邊司伴送使朴周
壽又草記客使歷境支那時急此時交遊窳有
狼狽之慮楊州坡州安山陽根諸倅姑為仍任
戴罪行公過勅後拿勘何如傳曰允○史官書
啓左議政洪奭周以為十行慈教海諭淳摯伏
瀆憾悚涕泣自逆至於前後慈教之一並還收

尤為曠絕之特恩區：一己之處義姑不敢更
事瀆撓固當祇承恩命冒還私次云仍為還第
故臣則復命之意敢啓荅曰知道○藥房口傳
再啓大王大妃殿荅曰予之情事食息不忍如
常而卿等憐之之請如此懇摯切欲為勉從勿
慮焉大殿荅曰卿等之請至再不已謹當仰勸
兩慈殿勉從矣大妃殿荅曰東朝欲為勉從亦
勸主上而俯循矣○政院啓即者錄事來言左
議政洪奭周以為慈教未蒙收還之前無非臣
待罪之日仍乞命何以為之大王大妃殿傳

曰卿之以今番坡州事引咎萬不當予復洞
言之矣卿須聽之當初之定於坡州不幸為凶
人所誤君臣上下之冤憤同措前古所無之事
而亦不可指誰為咎卿之前後勞瘁姑舍之心
力俱竭惟所感歎者以卿之誠心雖強引為罪
於事理不當豈平日之所恃者乎以是予亦有
過中之辭教卿以是為難安前後傳教並為還
叔以安卿心即為還第安休而如是洞諭之後
雖於日後筵席復提此等說則是卿負予卿其
諒悉焉○大王大妃殿傳曰見此狀啓非但為

朝廷之羞恥幾乎生事豈有如許事體已有各
差備官姓名成冊如有一分致慎觸諱之字必
無不知之理而慢忽不謹至於生頓而獨責其
無識鎮而罷黜遠接使及道臣事萬之慨然並
越俸三等安州問安中使俞應會想已復路未
知來到於何處而更往勅使所到處國王祖王
妃聞言其大為驚悚不安更送中使謝過於兩
大人無謝不為深責之德意之事使迎接都監
撥馬指揮觸諱於乾隆之名弘曆○奏請使
以下別單傳曰正使右議政朴宗薰子弟中一

人六品職除授當日改其子醇奴婢七口田三十
十結賜給副使李義準加資奴婢五口田二十
結賜給書狀成遂默加資奴婢四口田十結賜
給通事崔錫洪等五人清學韓啓運寫字官金
榮正使軍官嘉善崔俊植並加資其餘正副使
軍官及西貢御宜等七人並依丙申例捧傳旨
●大王大妃殿傳曰山陵工役竣事後復命事
體分義之所當然者而都監堂上金教根謂有
情勢直為尋卿云已往之昭晰既無餘蘊則又
稱情勢一向逡巡萬之未安知敦寧金教根從

重推考令政院嚴飭使之當日上來○大王大
妃殿傳曰昨日龍淵別將事誠為貽著朝廷因
此思之可知京外舉行之不謹勅使之不善接
待非但事體之虧損以我國無紀綱之狀示於
他國人豈不寒心乎公路館所離人之攔入觀
先人紛拏之弊曾已申飭於遠接使矣未知宗
效之有無而漸次近都海圻兩道之舉行益多
不能致慎云朝家別有入聞之道而廟堂亦以
此意各別措辭嚴飭於兩道○臣及開城留守
弘濟院以後道路禁羣即三營門私行一幹嚴

飭於三營門將臣勅行之入於闕內後則事躰
尤為自別若一毫不整齊此責有所故此意分
付廟堂○大王大妃殿傳曰近日朝臣全昧分
義徒立已見大事勿論一切角勝為主豈有如
許紀綱乎政院令畿營更為申飭使之當日上
來而若更以情勢二字捧入則先自承宣當為
處分以此知悉○左議政洪奭周䟽曰臣真頑
不忠宜死不死觸事債誤積罪如山種之因死
之辜犯有非擢髮之所能數金木崩海尚云輕
典彈束周行顧何暇议而薄譴不加殊恩反侈

顛倒即當去旋入乃敢以負饗已著之蹤肆
然於廊廟之上天下寧有是耶山陵之役職以
搆護為名凡係小大事務皆當首任其責相地
官之不得其人臣之罪也先事而不能逆折其
跳踉後事而不能即察其安錯亦臣之罪也前
後曲怨之教每以臣不知為辭而臣雖無似名
珙大官平居抗顏自處以百僚之首而一有錯
謬輒誣曰我有不知亦將焉用彼相為哉且况
誠之所到無物不透雖愚必明雖塞必通若使
臣為國任事誠有足以貫金石而格神祇則風

水之理雖無所讀亦豈至於眯目袖手一仰臺
吏之口吻乎臣子之於君父固無所不用其極
而其至重至大必敬必慎尤莫先於終事之地
苟於斯而有毫髮不盡其誠則其為辜合置何
辟此又臣萬殞難賞之罪也幸賴我慈聖殿下
睿智廣燭明斷不疑仰承聖祖之垂裕遂定萬
年之吉宅此宗皇天祖宗之所冥佑而臣若不
忠不誠之罪則初無足以少贖其萬一也臣之
自知謬廢亦已久矣至痛在中臆猶塞臺墨
未乾大防莫嚴其所以拚棄冒沒不遑他顧者

祇願以區區寸忱小效於慎終之大事而迷錯
憤敗又復若此撫躬痛恨尚復言哉竣役之後
啟身司敗屢抗恩命諒非得已而當此邦國衰
遑之時乃以微末去就鎮日重煩於嚴廡深墨
之中此亦臣之罪也慰藉申勤而若不知感開
釋備至而猶不知寔竟至於非常之辭教大傷
朝廷事躋此又臣之罪也至於惻怛憫勞之念
委曲怨過之旨殆人子之所不能得於慈母者
也在臣一身之銘感固非生隕死結所能報而
以辜媒榮宜譴反獎朝家懲勅之政緣臣而倒

置至此又臣之罪也有罪如此獨違刑章臣
雖不識羞恥其將於王法何哉臣於日昨伏見
國葬都監諸堂恥疏之批感伏之中案增惶愧
以若無狀濫居董率踈闇聾聵全失檢攝月前
山陵敦匠之所弊端滋生至徹崇聽而臣則矇
然不能覺察今茲兩具之不戒又在臣隨班之
時苟執其咎臣竊為首而堂郎胥吏皆被譴劾
臣乃獨晏然無罰此亦臣悚惕埃勤之一端也
飭教截嚴微諒未遂退伏累日情窮勢蹙云々
亟命有司正臣當被之罪以昭法紀之重則臣

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答曰日前慈教丁寧息
惻卿又何為而陳章乎卿之前後勞悴亦已多
矣安心調將是所望也○山陵都監提調徐耕
輔疏引答曰坡州事已有左相之前後批諭已
為罄悉卿亦是不當之事○廟堂中飭事已過矣
何必追提○知寧敦金教根疏曰臣即一天壤
間謬瘵之物也雖甚至愚至迷今番敦匠之冒
膺豈不知其全喪廉陽顛倒昌被而竊念平日
恩造之渥判無此生報答之望則終事之際奔
走殫竭猶或為一分自盡之道故哀誠所激不

遑他恤雖危辱再及憎毒較深而乃復恭趨嚴
命不得因守微諒以臣視臣尚此覲然一世唾
鄙又安可逃然臣之所自矢于中者惟以竣事
之日為臣畢命之期矣不意必誠必慎之地事
寔猝生竟致幽宮之改卜終又莫重莫大之役
監董不謹至煩慈飭之申嚴噫苟使臣鑑識足
以下別奸妖減力足以綜察事務則隨處僨誤
寧至於此聖度包容誅罰不及事會嚴息私義
難言洩認躡據以至役畢而自顧情地之窮迫
不敢隨人為去註冒死經還縮伏鄉里惟俟王

章之過加迺者慈教若降辭旨嚴重有非人臣
所可承當惶懼震越益不知其死所也答曰所
謂情勢朝家之照燭無餘豈可一向強引不知
止乎况昨日慈教嚴切分義道理不當復事遂
巡即為入來○濟牧啓旋義縣假御史作變罪
人黃在基究覈馳報以該縣監言之雖曰不虞
之故大是貽羞之事該縣監金鎮元罷黜事
五月以三都監別單傳曰殯殿都監提護使洪
蕡周鞍具馬一匹面給提調金迺根內下豹皮
一合賜給金在昌周輔朴周壽政加資都廳徐有

贊身死勿論金箕晚加資郎廳趙然大李賢耆
任恭濬吳基默金慎根鄭在容並陞叙李源明
日茂監造官宋寅和李昇翼金喬根別工作監
役尹榮遠並六品遷轉李規夏兒馬賜給櫓官
別工作黃鍾協殯殿修理所監役崔應憲並兒
馬賜給韓問裕陞叙宗戚報事永明尉洪顯周
東寧尉金賢根昌寧尉金炳疇禮曹參判朴岐
壽各熟馬面給南延君球勿論金迺根金在昌
朴周壽朴宗喜各熟馬賜給金基常嘉金在三
嘉加資洪祐詰陞叙金左根朴鎬壽準職除授

鄭海尚六品作窠洎用代奠官興寅君是應嘉德
加資啓殯時及到山陵啓殯時拭梓宮官右議
政朴宗薰旣馬面給執巾李敏根申在東報水
崔漢翼各兒馬賜給初銘旌書寫永明尉洪顯
周改銘旌書寫昌寧尉金炳疇梓宮上字書寫
金適根下玄宮改銘旌上字書寫東寧尉金賢
根並孰馬賜給上謚殯殿左通禮李發源右通
禮洪龜燮贊儀金啓豐東西唱引儀趙秉璿李
悌寬代致詞官宋榮來並依庚申年例捧傳旨
別看役李得祿朴允默並邊將除授待今日官

朴周煥前後效勞既多守令待窠即為差送矣
時官寫字官錄事計士西負牌將守僕別監負
役工匠等並依庚申年例施賞國葬都監提護
使洪奭周鞍具馬面給提調李止淵崇改鄭基善
金蘭淳並正憲都廳朴宗吉李在鶴並加資郎廳
洪鍾英吳光默李承憲金在成李昌在金大淵
並陞叙趙亨復兒馬賜給監造官沈能容尹應
圭尹李玄緯並六品遷轉別工作李正夏
陞叙虞主監造官申在猷崔漢翼表石誌石監
造官黃晦英各兒馬賜給宋觀洙日淺李文秀

朴至益各加一資、窮者代加請謚宗廟上謚
殞殿捧冊寶官領議政沈象奎下玄宮時捧哀
冊賜玉帛官領議政沈象奎鞍具馬面給謚狀
製述趙寅永憲加資行製述右議政朴宗薰謚
冊製述左議政洪奭周各鞍具馬面給書寫金
道根既已加資勿論哀冊製述奉朝賀南公徹
鞍具馬面給書寫洪羲俊崇改加資表石陰記製
述領議政沈象奎鞍具馬書寫趙萬永熟馬面
給表石大字書寫朴周壽熟馬賜給誌文製述
金道根輔加資書寫鄭基善改銘旌書寫金炳

疇下玄宮改銘旌書寫金賢根各熟馬賜給寶
篆文書寫領府事李相璜鞍具馬面給虞生書
寫朴晦壽憲加資輓章書寫洪在喆宋持養李
淵祥尹興圭李壘權用經徐元溥金大根李公
翼巖錫履各上弦弓一張賜給頓遞使鄭基善
陪往大將申綱各半熟馬賜給從事官李容純
李昌折陞叙讀謚冊官宋持養讀謚寶官閔永
勲皆通加資捧謚冊官洪履信趙民植捧謚室
姜英國李秉德各兒馬賜給采葉李奎秀任序
常朴宗有金泳根呂民夔尹行定奉褥席鄭溥

祭洪祐信洪鍾薰洪一謨各加一資、窮者代
加叢朝時奉教舍執事奉竹丹奉玉印奉尊號
玉丹奉尊號玉印奉謚丹奉謚室神帛輦前奉
香炉執事箱差備卓差備几差備臺差備贈玉
官贈帛官奉哀丹大輿前木榼內宗果進止差
備奉香炉香盒昇曳梓宮官服玩函差備積差
備杖積差備遺衣函差備御製函差備篋積差
備殛咒積差備標信藥咒橫差備硯匣鏡梳函
遷豆積差備羽葆捧持扶梓宮時執申執水攝
司僕正柩衣函銘旌函差備柩衣及銘旌縫造

官各兒馬賜給褥席執事承業者各加一資、
窮者代加魂魄大祝虞主大祝沐主大祝各半
熟馬賜給封閉官申冕周讀哀丹尹滋畔攝通
禮朴宗休李竣祐皆為通政並陞叙別者役守令除
授洪吉謨加資其餘者役及領卒衛將牌將計
士寫字官函負錄事忠資衛負役工匠並依庚
申年例施賞山陵都監摠護使左議政洪奭周
鞞具馬面給提調李勉昇卒勿論趙寅永正徐
耕輔正金教根祿權敦仁正都廳洪祐順並加
資卽廳沈啓錫宋持行李炳斗李義碩日茂李

奎秀朴萊壽徐隣淳無即廳全榮澤分長興主簿李寬永並兒馬賜給卽聽韓容鼎徐有金李時在李宅鉉李俊秀崔瑛成載護尹致隣並陞叙監造官趙雲近姜世閻沈樂憲李章鉉李亮淵別工作趙揆永並六品遷轉贈玉帛領議政沈象奎鞍具馬面給拭檉官官右議政朴宗薰旣馬面給封閑官申冕周政加資丁字閣上樑文製述李止淵旣馬賜給書寫權敦仁申在植並熟馬賜給陵所排設兼雜務差使負交河郡守李正幹身故勿論積城縣監宋在誨熟馬賜

給撰通禮朴宗休李竣祐陞叙別者役姜燾五李守益並守令差送下持率李彥懋相當職調用相地官韓廷厚令該監高品付料方外地師朴祥發守令除授曹規鎬梁鍾華金應弼並初仕調用長生殿都提調領議政沈象奎鞍具馬面給提調金道根李止淵金蘭淳李翊會都廳田齊賢洪鍾英吳基默並半熟馬賜李胤愚監役尹宅烈崔應憲皆日茂監役尹榮遠兒馬賜給其餘撰贊儀典儀東西唱引接假引儀香陪官癸文正書忠義守僕等三名儀器較正官別

奏時官監官揚將陵上守直鄉所西負宜員擇
日官捕校計士看役牌將員役工匠等並依庚
申年例施賞○傳日初喪時承旨權敦仁既已
加資勿論李穆淵嘉加資因山陵時陪從承旨
閔致成鄭禮容嘉加資史官洪說謨倣注金
炳圭並陞大取士承旨李憲韓半熟馬賜給上
謚時禮房承旨洪穉圭嘉加資○迎勅受吊于仁
政殿○接見茶禮時上副勅招御前通事金相
淳謂之日瞻爾國王福力厚大壽命長遠皇上
無東顧之憂你因享太平之樂可賀：相淳曰

今日即國王受天命即坐位之好日子也天使
之言如此天意可知何等慶幸何等感謝上副
曰更以此意告于執政大臣皇上聞此言必喜
俺等之心亦不勝歡欣之至上副勅又請昵瞻
後以為尤覺壽福俱全東民之福大矣又曰因
王方在冲年必有輔持之大臣職姓名年紀書
示以為故告皇上之地可矣○大王大妃殿傳
日賜馬之典朝家酬勞之古例卿何如是固執
反使予此時之心惕然不安乎前後疏劄真宗
之言發於衷曲懇切且悲哀感兼哉宗無以止

泊矣卿則自以為精誠淺薄誤了已往之事宗
心引咎無所自容然今當大事之必誠必慎心
力俱竭無有過卿者有固為所重之賞典何可
廢之乎卿本誠宗如思此時予志則應無更事
固執卿其安心領受遣史官傳諭于左相○大
王大妃殿傳日前後申飭如何而瑞與松都赴
行若此、特著顯之事而以此推之則公路亦
行之不成負樣可知事體道萬、駭然海伯為
先越捧三等上來之路既若此則下去之路稽
忽不謹尤當不可勝言廟堂以此意更為措辭

嚴飭於各該道帥臣處○傳曰勅行明日回程
云遣都承旨請留○備邊司啓勅行時支待等
節自有定規莫可違越况前後慈教不啻申嚴
則其所對揚尤當靡不容極而即聞瑞興站肩
輿作行也時適遭雨具都不趁待致使兩勅自
持小傘之境云寧有如許事體乎羞恥之極萬
萬驚駭當該上副勅支站之兩邑守令並事過
後拿問嚴處道臣之始既不能整飭終又不即
論勘俱甚慨然不可無警姑先施以從重推考
且以松都事之言藍輿雖非踰嶺兩傘雖非值

兩俱不可不預飭而亦未免失待云蔽一言曰
疎忽莫甚何可置而不論該守臣施以譴罷之
典而令政院過勅後捧傳旨何如傳曰允○傳
曰左相進去請留○大王大妃殿傳曰大行大
王發引時宿所站及公路守令別單書入傳曰
高陽郡守李寅亮陞叙楊州牧使宋祥來坡州
牧使朴蒼會並兒馬賜給○備邊司啓頃日請
仍之圻邑諸守令今已過勅當差代而其中安
山則聞於宣惠廳草記入徹之日已為準納云
其在核宗之義合有衆怨之政且此倖剽弊得

宜尤合允任該守令金原溥罪名特為分揀溫
陽前郡守俞錫柱聞其新莅未滿旬日宜有一
體濶挾之舉差代已久有難仍任特為分揀仍
令該曹京職中勿拘甄叙何如傳曰允○草莽
臣宋稚圭疏畧嗚呼殿下方在冲弱之齡而遽
膺艱之大役目今急務宜莫先於保護聖躬將
就聖學而苟欲保護而將就之愚昧竊以為未
有切於進講小學一書小而服食起居之節有
於是大而修齊治平之道本於是所以充完血
氣涵養德性皆不可捨是而他求矣且是書所

引夫孰非要切者言而若九容九思敬勝義
勝慾等諸条尤是朕膺而不可頂吏忘者也願殿
下從事於此念釋在茲至於朱子所謂隆師親
友之道在人主則惟在於左右輔弼之臣更願
殿下敬禮大臣親近正士以盡薰陶滋益之方
為答曰卿即我純相丹儲初曹廷之臣也其
進報之誠非比他人而今此陳勉宜出忠愛敢
不眷之而朕膺乎然輔導必待山林之宿德終
沃尤貴朝夕之切海望卿勿以官職為辭亟回
東園之固守輔予冲人之不逮

行都承旨李憲瑞製述 ○

有政以李相璜為宗錄總裁官兼知宗錄事
金道根金魯敬徐俊輔洪義俊李止淵金鏐金
學淳金履載徐有槩李光文李翊會鄭基善金
蘭淳權敦仁洪敬謨朴晦壽無同知宗錄事徐
憲淳金弘根朴永元金邁淳編修官吳取善權
用經徐念淳李是遠黃袂洪義錫李寅鼻記注
官金大根尹與圭金東健鄭德和趙在慶洪祐
諱金在田李家淳尹 李公翼嚴錫履沈宜
升徐元淳韓庭鎮洪在誌宋尚玉李煥記事官
金錫淳朴齊憲徐憲淳曹雲承洪沅漢金學性

○備邊司以尹舍主為開城留守○左議政洪
龜周疏曰臣罪因赦情有絕若束帶抗顏非可
擬儀而淺薄之誠未格宸聰煩猥之辭轉激隆
眷前後所被之恩旨及覆誼摯惻怛嚴重萬
非庸賤如臣所當得者每一伏讀汗淚逆區
區私恩未敢更提亦既冒恥忘分靦然自附於
趨走之恭矣抑臣之所竊自悼恨者則尤有甚
焉臣以無似厚蒙先大王不世之洪造頂踵毛
髮盡歸陶甄高天厚地未容言喻而不幸當終
事之地徒積其不忠之罪曾未有係粟消埃之

可稱報答至於日前慈教尤出常格鈇鉞之罪
反俊華袞生隕死結不知所酬苟使臣稍可以
強策駕鈍少效禔補則夷險燥濕義無趨避一
身去就尚何暇計而踈邁之姿重以衰耗震剝
之餘神識先去平居忽々常如瘕鼓樣子一或
遇事茫然不省其所措即以向者兩都監舉行
之全不照飭者見之亦可知其尸居肉走百無
所能之狀矣都監舉行固有所重其事則不過
一有司之所判耳尚此憤々如此何況中書政
本之地百揆萬務之繁又可望之以彌綸協贊

之功耶進將招覆餗之灾退則貽素餐之羞羣
笑衆罵猶屬臣私隕職廢事害將故官躄仍漸
久而罪戾漸增養造彌厚而誓咎彌深既不免
拚席喪義之譏又將為孤思負國之人此臣所
以中夜撫躬盛三若窮人之無所歸者也今臣
之罪既非萬隕之所能贖矣惟有及今引退早
卸其不能稱之服尚庶免重謬國事以致罪上
之添罪又安得不仰首哀鳴荅曰卿之此措
非但萬三不當而已前後慈教申復懇惻今日
為臣子者如無大段難進之事固不當屢煩酬

應而卿無事中做事不啻一二次則此不過寡
躬厭薄慈教至意孤負也是豈平日倚毗期望
者乎望須即撤疏舉益勉匪躬之義以幸國事
焉○夜政院啓左議政洪範周今方待命于金
吾門外以為伏奉批旨責截嚴有非臣子所
敢承聞重情震剝求死不得走伏金吾門外恭
俟鈇鉞之誅云仍納命台何以為之大王大妃
殿傳曰卿之前後引咎萬三過當初則容或無
恠至於再三則不論事之當否欲立卿之固執
而不顧事體也俄者批旨豈非宗際語乎設或

有事欲其無事之時卿則無段做事致煩酬應
是豈體國大臣不自有其身之義乎為卿慨惜
不已也然卿以批旨為難安而晉舍卿今安心
還第則批旨當還叔矣卿其諒之○傳曰
左相既已還第昨日疏旨批中此不過以下十
字抹去○因備局草記江界府使以文蔭武互
擬差定允之○以尚州牧使趙基復為江界府
使加通政○傳曰今二十六日忠文公金祖玄
院書院宣額時致祭承旨進去祭文令內閣製
進○領府事李相璜所啓案錄開局奉有成命

而纂修之文衡主管古例則然見無時任文衡
令政院稟旨肅行何如上曰大提學差出可也
○追崇陳賀頌教藝提徐有○追崇都監別單
傳曰都提調領府事李相璜鞍具馬面給提調
金箕啟共敬謨李記淵皆正都廳徐念淳權用
經並加資郎廳趙咸永鄭始容金漢淳成遂默
李學鉉金萬根尹致成並陞叙監造官沈永之
身故勿論李度心中俞淵並陞六表石監造金
履詰李昌廷造主所監造崔漢翼別工作趙基
外各兒馬賜給磁狀製述鄭基善謚冊製述趙

寅永書寫徐耕輔各內下豹皮一令賜給金寶
篆文書寫領議政沈象奎鞍具馬面給表石大
字書寫金道根陰記製述徐俊輔各熟馬面給
書寫右議政朴宗薰鞍具馬面給題主書寫朴
歧壽鑿加資舊王倍往分承旨成遂默半熟馬
賜給分假注書尹積分兵議洪祐順正即朴齊
憲分副摠管閔致成都事趙存永大祝黃基文
撰通禮鄭進明卓善備鄭球李熠各兒馬賜給
表教令冊試在詰李公翼奉玉印韓鎮庭李壘
奉謚冊趙在慶洪祐詰奉謚印尹 鄭德和

奉謚冊官徐元淳嚴錫履奉謚室官金錫淳金
在日循善備呂民燮帖善備李龍在几善備沈
能格善善備尹行定卓善備李義升李俊秀吳
光默崔瑬徐光奎鄭海尚香炉善備韓容鼎香
盒善備李鼎者撰通禮趙錫龜鄭在網撰司僕
正金逸淵黃浩民各兒馬賜給冊崇李奎秀朴
宗有禱席執事徐辨淳冊崇李應淵尹膺善李
玄五金勉淳趙最永金慎根吳基默李昌在奉
謚冊冊崇沈宜晚趙然大朴榮壽金章淳冊崇
室李憲裕成載護鄭在容李時在禱席執事趙

基昇洪祐信俞碩柱俞永煨李憲在金泳根趙秉憲鄭淳榮各加一資窮者代加讀室丹金大根讀謚室金東健大祝李淵祥旧主大祝林永洙各見馬賜給別省後南象淳等二人並外職除授別軍職金見呂等六人各見馬賜給左通禮李敦源右通禮金泳默東西唱引儀等並依孝成殿世室陳賀時例施賞其餘者役牌將負役工匠等並令都監都提調分等施賞孝和奠奉吳亞獻官右設政朴宗薰終獻官李義甲各內下豹皮一令賜給進幣讀爵官趙寅永

奠幣讀爵官徐英淳賢禮金蘭淳各上弦弓賜

給典記片奉常正崔漢翼陞叙因吏曹草記已經

殿司吳肯默李元永大祝金學性陞六執禮李

嘉愚嘉善加資執尊李應信祝史曹雲承齋即李

殷相各見馬賜給與洗位爵洗位賢謁者祭監

察各下弦弓賜給其餘守僕負役並依判下施

賞○傳日親祭時禮房承旨李道在嘉善加資○

賓廳啓九卿中違牌諸人纔已更清牌抬再抬

之後又復無端違傲以致國事之遲滯事體所

在萬之未安並從重推考凡薦圈之坐不備三

負例不得亂行况文衡會圈所重自別既不容
擺腕常格草率了當違牌諸人並更另飭牌抬
以為備負之地何如傳曰允如有違牌勿為呼
望○大王大妃殿傳曰成會之下大臣已為承
召而應叅諸人無端違牌萬未安事過後並
拿處後以禁推○衡圈六點金道根趙寅永徐
有槩前圖前文衡左相洪元容申在植前圖前文衡左相洪
判趙寅永禮判金蘭淳兵判金在昌二判李翊
會判尹林晦壽刑判洪敬謨外在戶判李止淵
本家李翊○以申在植為大提學兼知宗錄
○有政以趙寅永徐有槩為內閣提學朴永元

為直提學○左議政洪奭周劄子臣即伏見慈
下下月違牌諸臣事過後拿處之命矣會圈有
飭開坐方始而應叅之人無端屈違竟畧侵夜
仰煩訓旗事體所係殊甚未安飭責之路宗所
難免而第伏念朝廷措責在寬緩不迫人君
使臣尤以禮遇為先今慈被譴之臣皆班列八
座位亞三事朝家之所常尊寵而禮負之者也
從重問備亦足以示警勵顧乃因一時微愆
駢首於囹圄之中瞻聆所及景色愁迫臣竊恐
其為累於聖朝敦大之政也况拿處之罰又與

禁推有異非所以施於卿宰重臣者固體朝綱
傷損甚大臣職叨匡弼義當無隱愚忱耿不
敢不言伏乞聖明淵然深思仰稟慈殿還寢成
命以全禮使之道不勝幸甚荅曰卿言切當
仰稟慈殿以俟處分矣○大王大妃殿傳曰昨
日應參諸人無端違牌故使之禁推矣左相劄
子初嘗一五分揀○朝講二十○大王大妃殿
傳曰近日都下厲氣益熾死亡甚多云言念民
不勝言悶別薦祭不卜日設行事分付該曹
○領議政沈象奎辭疏荅曰朕予冲人詞有五

基所仰成而菑理者惟一二輔弼之臣是倚是
一月而三今日此言可乎否乎卿三朝元老也
德望足以扶孤危之勢材猷足以濟屯艱之會
則當以這先報今鞠躬盡瘁為第一義諦而以
卿平日體國之誠獨不念於此乎卿年齡雖高
精力尚旺臥閣論道俾有餘地日前慈教又不
啻丁寧恩惻整卿亟回殿心亟斷來章○朝講
二十五日○備邊司啓昨聞憲府忽出白苧布
之禁半日之間推捉織路滿城繹騷云故雖已
推治下屬使即收牌而大抵法司出禁除非私

屠神祀等条則必須先期發令定限預飭然後始乃出牌者蓋亦禁於未然之至意也况憲府則都憲外如非備員詣臺毋敢在家出禁非但自來規例之即然既有昨年筵奏以禁濫等事並都憲王之毋得違越之意使之揭壁恪遵則曾不幾何又有此駭恠之私者貽羞臺閣已無可論而以此禁本非憲府所關則壞損法意尤當如何此不可置而不問該臺臣令政院捧現六查先施以謹削之典私行之吏隸出付秋曹嚴查重繩何如傳曰允持平趙○畫講三十八日

○朝講九日

六月可議政沈象奎辭疏答曰日前批旨已整予之謂卿幡然改圖無孤予終始倚毗之誠今見其片再至是豈所望於蹇：匪躬之地乎卿試思之今誠何等時也以予寡昧冲眇尚賴卿宿德重望匡輔彌綸可幸無事于民國今若舍卿豈壘中流失楫之比而卿之必欲舍予而退者是豈先王所以簡拔東朝所以勉留之意哉卿之高年康強予所悉也卿預深諒於國耳公耳之義更勿以辭免二字為言至望○朝

講初二日●備邊司以朴來謙為義州府尹○

領議政沈象奎三疏答曰以今國事之同涯豈欲舍卿老成宿德而卿屢息如是切至一向靳持亦非敬禮之道議政之職今姑勉副藥院之任亦為許解卿勿以託間自處益勉疋弼之義是所望也○孝成殿酌敬禮時賢禮金道根內下應皮助給執禮吳取善大祝金東健並加資執尊黃袂典祀官趙錫龜並見馬賜給左右通禮參奉忠義東西唱引儀並陞叙守僕負役考例施賞傳曰禮房承旨嚴嘉善加資左通禮李敬源

右通禮金永默並已經準職草記皆為加資○

知事采事趙寅永○因忠清監司金在三上疏

瑞山郡守朴來榮赴任已過六十日而以日淺

懸欠受政做錯自列批罷職○兩司大憲徐憲

基一執義黃袂掌今許嚴尹與圭司合啓中國

祭事中痛矣國祭下陽澤二字抹去主張熒惑

下六十四字抹去若此下輩字改以賊字決矣

下二十三字抹去恭溫之以下二十四字抹去

金基叙事停啓院前啓中克觀事尚魯事停啓

兩司啓中啓能等事夏賊等事明備等事時景

時是事

子事家煨等事並傳

啓○大王大妃殿傳曰飭已施矣忠清監司金
 在三因任○傳曰日前風雨之後濱海諸處有
 被災之患政甬幢之矣即見畿伯狀啓喬桐所
 屬松家島三百石浸墊人命泮死者至七十餘
 人云非但極為驚慘癘疫之餘又當如此意外
 之災彼島民輩何以聊生乎被水民戶圻伯抄
 出有役者當年公私役及稅蠲給無役者別給
 恤典使之安堵而生監盆均廳之稅亦為區別
 減給之意分付廟堂○都政吏判趙寅永在昌大王

大妃殿傳曰國家尊屬惟縣主一人

顯隆園年

漢成庶尹洪秉箕今日政湖西守令中稍優邑

擬入拜填○大王大妃殿傳曰鎮川洪秉箕與

錦伯金在三有親嫌不得下去云黃海道瓜蒌

守令作窠差送拜免○備邊司草記昨日都政

林尚沃除拜龜城府使矣林尚沃以灣府水災

出義捐財之勞得蒙外職調用之承傳其所收

用固亦然矣而第念府使之於郡守既係陞擬

本府以獨鎮重地自來遴選視他稍別林尚沃

以前任郭山郡守居中於昨臘殿最堂上中考
與下考無異則半歲之間遽議於援例陞擬之
竊終有乖於重考績慎遴揀之意當該政官推
考林尚沃新除之任改差事傳曰允○大王大
妃殿傳曰即見松留狀啓十六日風兩人家漂
壓人命致死又如是夥多驚慘憂悶與日前
無異言較獨恤之典一如喬桐之意分付廟堂
○大王大妃殿以承傳色口傳下教曰往後義
宜不敢言私而牌招數且上下相持事體損傷
無復餘地寧有如許道理雖以政院言之苟

能善為申飭則豈可有同戲劇而以牌不進奉
牌字說有若消日者然乎承旨並推考若於今
日又復送日不能使之肅拜則先自承旨當有
處分以此知悉連為嚴飭八來○政院啓曰謝
恩正使金鏐謂有情勢終不變動推考事大王
大妃殿傳曰連日飭教何如而謂以情勢終不
承膺事體所在萬一駭然謝恩正使金鏐下義
禁府推考○大王大妃殿傳曰禁推分揀肅單
捧入政院啓謝恩正使金鏐時教嚴截之下終
不承膺終重推考何如傳曰允○大王大妃殿

傳曰情勢自情勢分義自分義前後飭教何如
而一直抗命無意變動者已極可駭之中自歸
厭避徃役之科今日紀綱雖曰掃地寧有如許
事體不可尋常處之謝恩正使金鏐施以折訟
投畀之典平富

閏六月大王大妃殿傳曰飭已施矣投畀罪人
金鏐平富分揀仍任前職使之當日上來○殺
父罪人韓明辰年二十九結案父詰元父矣父
亦仁立故母金名史生存母矣父啓憲故胎生
於咸興德山社城堡里八籍居生行凶節次段

矣身以絕悖至凶之物犯窮凶極惡之罪情節
縱露不容掩覆而猶生掉脫之計初招之時只
謂以飲酒被打之際在傍目擊不為挽止此已
是凶之極矣案為矣身五寸慙惠自陷同測之
狀業已分明約拷於營邑檢查之庭如許凶憎
之情節窮天地亘萬古所未聞何可畧刻容貸
於覆載之間乎殺父的宗遲晚不待時西小門
外凌遲處死事○大王大妃殿傳曰謝恩正使
金鏐嚴飭使之當日上來○政院啓謝恩正使
金鏐特教申飭之下謂有情勢奉牌闕外無意

承膺事大王大妃殿傳曰卿之疏放出於大行
朝特恩則前日情勢未知何如而當今日崩圻
之痛在卿道理徃後之義姑舍應有奔問之事
而念不出此上下相持踰月曠日豈人情天理
所當然哉况卿情勢閱歷滄桑皆屬先天到今
更提豈忍疚憾予心懷乎如是洞諭之後又若
稱情勢二字而撕推則是卿更不欲北面於今
日朝廷之意也非予所知自諒去訖○大護軍
金鏐跡伏以人臣起廢斥蒙拂拭復廁周行者
或有之而夫豈情踪如臣者所可道哉臣即世

之謬人也雖幸而得至今生存顧其分則已死
之身也夫以死已久之身一切生人之事有不
可設議則仰首嗚号亦義所不敵而直此情窮
勢尤不泯不冒萬死疾聲一籲臣尤死罪噫在
今日而語及昔年萬事哀痛有淚先送臣之所
被恩渥何敢追提其萬一而顧臣頂踵毛髮皆
造化中物也然臣不忠無狀畢竟遭罹至於同
極立身一敗忝辱門戶莫非臣孽由自作速禍
招災即此而死有餘辜不足以自贖矣方其釁
尤畢彰群討迭發自知必死延頸待戮闔門百

口吞辭相訣而大行大王聖念寬大特屈王章
恩貸一綏讀止薄竄此宗續其已絕之命而肉
其既死之骨也一自罪譴以來甘分永棄養
南荒視作平土生當與魚鱉為隣死將與魍魎
為伍曾未幾年特賜宥還使之收伏於田廬是
豈臣夢想之所祈祝哉一則再造之恩二則再
造之恩并惟我兩聖朝終始於臣與天無極使
臣有一分彞性則糜粉隕結且思圖報而滄桑
再經弓鈞遽泣理必哀寃号哭淚盡而血已盡
而死顧乃頑於木石愚於豚魚飲啄自如殘喘

尚延此何人斯此何人斯直又臣死有餘辜而
不足以自贖矣噫屏廢已久歷訟前愆如痛定
者之思痛冥行妄作無往非罪今為大質已虧
雖悔曷追惟有自分謬廢息影剜跡不復自遠
於人而已夫何誤恩荐加新啣又糜卞讀旋宥
匪怒伊教俾仍前職屢煩飭諭豈以臣為簪履
之舊而欲滌其塗穢以備任使之列乎臣常聞
黜者可息刑者可補惟死者不可復甦譬如枯
朽之株生理已絕兩露雖施發榮無由顧臣餘
生與死無異自阻於天悼傷何極至若臣病狀

與死為隣奄奄若不保朝夕而行事雖係徃役
本非如臣釁累所可擬議則有不暇以病言矣
嚴名之下承應無路茲敢不避猥越仰瀆宗嚴
伏乞聖慈諒臣苦衷哀臣悲情特命亟速臣職
名仍治臣前後罪犯以甫邦憲不勝大願荅曰
卿之情勢慈殿已盡俯燭何可更提貽憾聖衷
乎况昨口下教恩惻嚴截一向送巡是豈分義
之所敢出即為入來甫命○禮曹崇祭設行事
○次對以金蘭淳朴歧壽權敦仁洪敬謨朴永
元徐憲淳為備堂○左議政洪奭周啓臣於日

前之執義李壙疏批竊有區區愚見之可以仰
復者伏觀批旨有曰古今異宜批曰古今異宜夫
俗有污隆法有因革隨時變通固不免古今之
或異而於風憲之當重其任臺閣之當峻其選
是乃治體之綱大不易之通意非可以古今而
有異者也臺閣風憲之官國家所以寄耳目也
設法而俾不得出禁者有司所以防奸弊也委
之以耳目之寄待之以奸弊之防居其官者雖
欲以風采自勵而少效其糾繩獻替之責得乎
顧今言路之不開宗為目下之殷憂之最副服

以後何嘗聞有一言官之指陳於衮職之闕遺
時政之得失者乎今者臺疏固不過草尾附
亦不害日可日否之美規而批旨間顯有不概
慈事雖微亦恐有欠於聖朝重臺閣之意也昔
漢文帝聞郎從官進言之可者用之不可者置
之未嘗不稱善言雖不可而亦稱其善所以功
天下之善言也况今臺疏所陳亦未為全然不
可翕受而採施之亦足為來言之一助近來憲
府出禁果多貽弊名侮之端似此者固宜隨現
嚴懲監察出禁與臺臣之在家出禁者亦當依

去年奏進申明禁斷而都憲外諸臺備二負詰
臺後亦許出禁俾存臺體杜後弊兩行而不悖
似為合宜此後論思之章雖或有不決於淵衷
者亦勿遽加摧折以為明目達聰洞開言路是
區區之望也大王妃殿答曰臺閣之急先務
雖非出禁多有繫於此事何必為民弊變通之
禁辭復古然後蓋有光於臺閣之風乎卿惓惓
憂愛之誠平日所感歎而此事之所不可輕者
者意有在焉卿庶幾諒之○璿源譜略別單傳
日提調金在昌跋文製述左議政洪奭周內下

豹皮各一令賜給書寫官兼校正興完君是應
熟馬賜給監印正鄭進明加資即廳以下賜賞
有差○次對大王大妃殿下教備堂無故不參
並罷職現告金履載金教根朴晦壽○吏曹口
傳政兼知宗錄事趙寅永朴周壽徐耕輔鄭元
容同知宗錄事李憲請李嘉愚編修官李瑞祥
李應信徐戴淳趙錫龜黃浩民林永洙金逸淵
李源益姜必魯鄭在綱宋能圭宋應龍趙鶴年
吳致淳記注官金龍洛權俊李明迪○刑判金
箕殷知事徐有槩並以漏於現告陳疏自列批

卿亦罷職○備邊司啓昨日賓對不參備堂之
並施譴罷宗出於警飭具僚振甫紀綱之聖意
喉院捧入現告不過六人而止極涉疎忽當該
承旨從重推考現告使之更為捧入備堂中新
差者一番逡巡亦或無恠許令區別於現告中
有司繁任尤不可許久瘼曠另加申飭即速肅
行事傳日允政院肅行殊涉疎忽備堂中亦多
耆社重臣其在優禮之義何可更捧現告乎今
審飭教之後似當警惕矣○備邊司廣留朴歧
壽洪敬謨柳相祚廣留鄭基善亦在落点未下

○大王大妃殿傳曰飭已施矣日前賓對不參諸備堂並分揀仍任舊職

七月以奉常提調金教三牌啓辭大王大妃殿

傳曰輒以微事意在變通請牌之啓如是煩瀆

未知宗病之果如何而更勿出牌以奉常提調

之故祭物其將不得監封乎其由自政院知入

○大王大妃殿傳曰霖雨已跨三朔為民事一

念懂、即見海伯狀啓民家額壓田畓潰決人命

淪死若是夥多額壓淪死雖非一邑之內一面

一里之事其為驚恠實無異於萃在一處額壓

戶元恤典外別加顧助保有實效以為奠接之

地淪死人生前身還布一並蕩滅庸室朝家優

恤之德意事廟堂申飭於道臣處○右議政朴

宗薰所啓享官預差之不參警戒諸人並捧現

告從重推考誓班如此致齋亦可推知亦令該

曹檢察何如大王大妃殿答曰預差不參人並

捧現告禁推可也金學淳李翊會○大王大妃

殿傳曰嶺東幾乎十室九空常切憫之未忘東

顧之憂觀此狀啓民家額壓為二百戶人命淪

死為三十餘名許多命百姓失所違之之狀如

在日見萬：驚恠元恤典外各別顧助即為奠
接保無散而之他之弊捨壓死人生前身還布
一並蕩減奠接安堵一時為急新伯不日辭朝
使之十日內交龜之意分付○大王大妃殿口
傳下教曰秋夕節享不遠大比之科當前而近
日呈辭連為捧入政院舉行何如是耶此呈辭
還下而數日內所捧者一並勿施限科前更勿
捧入○訓將趙萬永疏遞○備邊司以金道根
為訓練大將趙萬永為御營大將○次對以文科
式年別試及庭試會試之有易書法而法久世

降挽近以來有名無宗合有寔通左議政洪奭
周所啓也大王大妃殿答曰登筵大臣及禮曹
館閣堂上之意何如右議政朴宗薰禮判金道
根藝文提學權敦仁直提學徐憲淳朴永元議
同更命原任大臣及未登筵禮曹館閣堂上處
詢問以入○原都趙啓昇忠都睦仁培慶都黃
袂全都姜時永咸都金錄平都俞象煥黃都李
鳳純京試官金學性軒金在田慶洪在喆全權
浚左忠下直時大王大妃殿傳曰惟我大行大王
深軫科弊屨下敦教期於正士趣而慰人心在

廷諸臣庶可以仰揣昔日苦心至意今當萬事
鳴噫之餘京外主試者不念追先報今之意或
思於敬畏之道敢欲濁亂於科場是無人心每
臣分之人如此則可以為國乎予不多誥其各
自量而為之○秋到記講居首幼學洪錫圭製
述居首進士李晉翼並直赴殿試○禮曹修文
科易書宴通嘗否詢問則領府事李相黃奎提
趙寅永徐有縵大提學申在植弘提徐耕輔禮
叅宋稚圭叅議徐英淳別無他議故書入之意敢
啓大王大妃殿傳曰易書舊典也遽然革罷似

為難慎而法者所以防妍其為設法之本意則
今非但有害無益且有或行或不行之時則已
每設置之效而即是廢之之樣永為革罷官合
諸条之除發大臣諸臣之論雖或有叅差其宗
則一也自今為始易書一款永為革罷○判義
禁金魯敬奉牌大王大妃殿傳曰卿是誰家之
子不幸年前事出後大行大王昭燭其被誣案
狀由費聖念昭晰無餘廷臣之所共知今當萬
事鳴噫之日卿宜忍更提此事貽憾于心亦豈
以此事屢為酬應乎况以卿處地不思奪問一

直逡巡是豈卿仰答昔日洪造之義更勿相持
即為入來甫命○大王大妃殿傳曰予於重臣
事開釋勉飭何如而一向補以情勢不但不思
更通爾單捧入之下直為出去云寧有如許事
體分義乎此不可尋常處之判義禁金魯敬為
先施以削職之典○大王大妃殿傳曰飭已施
矣判義禁金魯敬分棟即為牌抬

八月判義禁金魯敬疏畧伏念臣行負神明譽
殃交積慙被污蟻大淪緇葢蹈不測之禍蒙首
惡之名眾罪叢身百鍊同的雖天地之仁豈於

育生亦無如臣何乃惟我先大王恩隆於天德
厚於地求生於死有餘辜之中原情於理所必
無之外推世宥之義寬金木之誅海岳薄譴恩
斯至矣臣雖戴盆不見天日而容光常如垂燭
窮海坎窞萬無一生而四載假息形骸猶全是
誰之賜也不料一朝賜環之音乃在真殿薦酌
之餘既生之又宥之既宥之又從以開釋之深
追昔年絲綸一下傍觀亦為之感泣生死骨肉
在於俄忽之頃不惟人生之感恩如天念臣祖
母繳惠於九天之下頌戴恩造固效結草魂魄

私感寧有其極至若人言之誣與私証臣何敢
至辨以臣辨臣私也不如以人之公而辨臣以
人辨臣又不如以聖人之至公至明無一毫私
而為臣辨臣於先大王既蒙照燭而昭晰之
矣死可以故見先人先祖他復何言于今半年
之間天地崩坼雲鄉漸迫臣之泚筆屠鉅以感
我聖心實非臣分所安惟是慟窮山血泣中夜
之慟之冤抱之終天啣之八地而已乃我殿下
以臣為先朝所容貸爰命甄叙罷除恩資聯翩
繼降至于今番除命而敦召連下飭勉申嚴而

至以日前慈聖殿下誕宣恩教奉讀未半血淚
自初得此一言足以有辟千秋字、息惻節自
諄復無復餘蘊昔有宋宣仁太后以先帝遺志
而囑蘇軾、不敢哭失聲千載以下尚令人激
感今臣所被恩教尤萬、於古人雖如木石之
無知豚魚之至頑猶足知感况臣粗有彞性豈
不踴躍趨膺而願臣大貧已虧短垣難踰迷不
知喪一向逋慢嶺海缺鉞固所甘心慈德含弘
罰止譴削曾未幾日復還前職名牌存臨恩造
愈往愈擊飭勉愈往愈嚴所以開臣進身之路

者靡不用極而臣即已枯之萎也已冷之灰也
雖雨露以濡之春陽以煦之恐無再活之望再
煖之期將何以揚之趨走於清朝士大夫之列
乎區區所自慮者神明臨止焉敢誣也噫今真
遊寢遠於戲愈切而臣則進無由一伸奔問退
未效先驅樓議偷生淹息若不知至慟之在心
負昔日再造之恩臣之罪也聖渥湛溢於一初
慈教曠絕於千古無論如臣滓穢即朝廷禮遇
之臣所未易得者而臣又株守如初坐積違傲
重負今日曲成之恩臣之罪也負此二大罪而

自立於天壤之間宗無是望聖度天大雖極色
容伏地實越無以自恕咫尺脩門鉄限萬里生
不如死有淚無從茲敢冒萬死仰首呼籲伏乞
天地父母鑒此苦衷血忠至遑臣職仍勘臣辜
恩方命之罪以昭國紀云々答曰省疏具悉日昨
恩教迫出尋常在卿分義固當他不假顧即地
出肅而一直逡巡曠日相持豈不有負於昔日
府燭乎勿復固執即為入來肅命○大王大妃
殿傳曰料時東公何時不然而今番增廣即我
主上一初大比之慶科八方多主咸聚京師有司

之臣若思一毫循私不公之歎此上負國家下
忘先祖之事君臣上下共為攢斥使不與於人
類而以士子言之策名清朝者將以尊君庇民
異日為公為卿之人若得之不以其道則此先
欺君而不欲行之事也何足為榮近來士習蕩
然異於昔者久矣為士子羞恥不少矣若是洞
諭之後不改旧習依舊紛競則朝廷豈無法乎
予將俟而見之以科場言之八門時紛番危懼
之弊場內雜爭亂闕之事皆由適從濫入之故
若有一分紀綱則為其父兄者各訓其子弟不

使犯法廟堂先以此意嚴飭京外當日多般廉
察期於場內外嚴肅齊整而若如前雜亂則是
責有所故使之場念奉行此傳教以真諺一通
翻謄大小科場棘圍揭付也○備邊司啓曰科
場紙品固有常式而在前或因年事之歎荒試
期之迫近間亦有許用付紙之例矣今番慶科
涓日已久昨年穡事亦云免歉有不可援用此
例而春夏輪行之沴紙工輩過多遺疾且因數
朔之霖潦擣紙之役亦不得趁期準數見今開
場漸通鄉儒方萃而屢肆之間已告乏絕許多

舉子將無以辨得一紙云莫重同慶之科若有
一介縫掖之因此而坐定者則其為墮體而缺
望不可使聞於遠近該屬人之不能先事周旋
後乃閉肆隱避致令騷擾窘急之歎者罪亦難
賞當為待事過科罪而科期迫近不容無變通
今番監試初試許令通用付紙一品比前薄劣
者亦勿令拘仍以立卷之際切勿執頓於紙樣
之意分付試官何如傳日允●大王大妃殿傳
日向來京試官下去之時飭教及日前真諫翻
騰揭付棘園之飭教皆應曉知而今番京試榜

之後一分朝廷紀綱之存否可知諸試官各
自量為之自有入聞之道亦為知悉○傳曰

翰園為之○翰林會圈別無春秋金大根
補齊憲徐念璋 三点

徐者淳李源庚申錫愚李墩鄭啟朝金洙根○

謝恩正使金鏐副使李彥淳書狀官鄭在綱出

去○以孝和殿酌敵禮時贊禮以下別單傳曰

兼禮曹判書金道根內下大豹皮一令賜給典

祀官奉常正金樂壽殿司參奉洪稷榮並見馬

一匹賜給執禮李義肇執尊趙錫龜大祝趙鶴

年左通禮成龍申右通禮吳甲良並加資○傳

日禮房承旨徐憲加資○圻伯書目果川縣監
鄭冒錫以其將校之棍治處以自已之被勘躬
來營下投納印符峯措駭妄為先罷黜其罪狀
今有司稟處事○禮曹草記昭寧園○上莎草
被燒云極為驚悚慰安祭不卜日今十三日沒
行而政府以下進去奉審當該入直官負令該
府拿問嚴處事又草記昭寧園○上草莎失火
不勝驚悚自上當有避正殿減膳三日之節依
例磨鍊事傳曰允○備邊司薦望以閔永勳為
東萊府使○備邊司啓曰科場申飭自來截嚴

而今番慈教尤何等諄複而監試一二所隨從
雜亂之勢猶復如前不善董飭之罪臣宗為首
誠不勝萬々悚慄東堂開場又在迫近其所操
束今方謹當倍加惕念而日前試園分遣本司
郎廳摘奸矣二所進去郎廳李儒城諸般舉行
最為不謹不惟不能捉得奸比頭有容護干涉
之跡聽聞所及狼藉難掩其在懲一勸百之政
不可無別樣嚴勘為先汰去令該府拿問處之
何如傳曰允大王大妃殿傳曰苟有一分紀綱
身為摘奸郎廳寧有如許無嚴之習令該府拿

問嚴勤施以加倍之律○傳曰閣圈為之○傳
曰原任直提學徐憲淳檢校差下○直閣四點
李公翼李謙在洪在詒待教四點金珠根鄭最
朝申錫愚李墩○有政以李公翼為直閣金珠
根為待教○大王大妃殿傳曰前後申飭非止
一再而場內場外不啻亂雜至有摘奸即廳容
護干涉之形跡士習無論身為朝臣不畏朝令
若有一分紀綱豈至此境乎試官無論位之尊
卑即朝家倚毗委任之人不待更飭似當一心對
揚而場內場外自廟堂多歧廉探如更有闖開

雜亂之弊即地該儒生移送法司其家長論罪
之意分付○禮曹草記今番監試初試生負榜中
李在萍本名在信役帶舟橋營將而改名妾居
冒稱幼學攔入試圍至於參榜其在嚴科場之
道不可仍置原榜目拔去付標以入而其罪狀
令該曹照法勘處事傳曰允○觀象監二十一
日夜一更有星見於西北方似有尾跡啓○左
副承旨金正喜疏下答曰爾家事業已照燭父
子一也爾又何為如是乎勿辭即為入來爾舍
○傳曰注薦為之○注薦金應均李源庚李寅
昇薦

○觀象監草記徐戴淳李壙尹興圭測候官差
下使之輪回測候事傳曰允○觀象監今二十
二日初昏彗星見於紫微垣天槍星傍色白尾
長二尺距極三十二度四更西沉啓○觀象監
今二十三日夜一更彗星移見於紫微垣七公
星傍尾跡比昨稍盛距極四十三度四更西沉
啓○觀象監草記測候官李壙在外洪祐誌差
下事○初昏七公星傍所見彗星移見於貫索
星傍距極四十八度三更以後為雲氣所蔽不
得者候啓○大王大妃殿傳日原伯韓益上疏

為念事體施以越捧之典原疏雖為還下送而
為念東道之民情事勢果為萬、違急若百姓
不能扶持則國依於何然則苟有一分有益於
百姓之事何惜之有本道方物、膳限五年停
封俾為少紓民力之地以貢蔘言之御貢御用
不可輕易議論為言而此則不然御供御用自
有所重自下則雖不可言而自上為民除弊之
事不啻無不當為之理祖宗朝暨大行朝若若
是不當為之事其時何以行乎祖宗朝大行朝
已行之事豈非今日主上與予所可仰法之事

乎本道貢蓼餘數一並作貢更勿以貢蓼一款
為東民之貽弊事自廟堂知委於道臣○觀象
監今二十五日初昏所見彗星移見於天紀星
傍形痕尾跡與前無異距極五十五度四更西
沉啓○觀象監今二十六日初昏所見彗星移
見於天市垣河中星傍形痕尾跡比前稍微距
極六十七度三更西沉啓○觀象監今二十七
日所見彗星移見於河間星南形色尾跡比昨
無異距極六十九度三更西沉啓○觀象監今
二十八日初昏所見彗星形色尾跡與前異距

極七十度三更西沉啓○原監韓益狀啓鉄原
府使申從鎬若任稍久惟財是先闔境嗷々晷
刻為急狼川縣監洪龜燮饒戶銅臭先差鄉任
科場叅試敢生肥已之心至騰象口不得已罷
黜其罪狀令攸司稟處事○推鞫委官左議政洪
爽周判義禁朴
周壽李止淵問事即屢徐時罪人金希龍此寧
元淳韓鎮庭權顯沈宜升困放
者捧遲晚當日西小門外不待時凌遲處死事
○觀象監提調前望金教根申在植落点○次
對左議政洪蕤周所啓科場隨從之攔入前後
申飭何等截嚴日前慈教尤極申複至有論罪

家長之命而今番東堂一兩場內爭鬪喧鬧之
狀不啻狼藉甚至互相毆打幾傷人命京華墜
族亦多冒犯遠方人心何以鎮服紀綱所在誠
不勝萬分寒心現擬之隨從業已出付秋曹使
之如法懲處而問其家長一為行知中樞府事
朴周壽一為江界府使趙基復趙基復時在任
所勢難故責論罪一欵姑為置之朴周壽則初
既未及聞知後又另加禁戢云且崇品重臣事
體自別而特飭之下不容全無警責從重推考
兩家入場之儒生並令成均館停舉之罰何如

大王大妃殿答曰依為之○判義禁朴周壽疏
伏以即聞大僚筵奏者以科場爭鬪家長論罪
事至蒙問備之典臣以惶慄惡怖直欲鑽地而
不可得矣臣家世以謹慎相傳畏約成規而臣
之所處有異於他臣之所守宜倍於人况又今
番科試十行慈教鄭重嚴截有足以感豚魚而
孚木石臣莊誦欽歎持守銘佩不意臣家蒙駭
廢息致有場屋爭先之事義方之不素訓飭之
不嚴臣罪於是乎著矣其敢曰在家不知上負
慈聖惻怛之教下懷臣家謹拙之規慙悚交中

無面可顯罪合重辟罰止問備臣何敢以同朝
之曲怒聖度之寬大不思所以自列之舉乎答
曰昨日事出於責備何至過引乎○觀象監今
三十日初昏天市垣所見彗星移見於垣內斛
斗兩星之傍形色與前無異距極七十五度○
罪人希龍年四十二根脚父興伊父矣父同福
母徐台史母矣父名不知並故父母胎生於楊
州白石面窰作里八籍居生行凶節次毆矣身
本以窮凶絕悖之物身為園屬因念園寢之所
重乃敢舍毒於任役之被汰又為齋憤於錢兩

之見督狂憤陡發殆失常性潛提火苞投之曲
墻之內以致園上蒞草之延燒此雖出於謀害
同僚逞憾園官之詐而甘自啟於肆作凶變躬
犯惡逆之科自顧情節萬劄猶輕大逆不道的
實不待時凌遲處死事

九月備邊司以趙寅永為水原留守○刑曹堂

上

判書

權毅

尹孫

判

李

聯

疏

伏

以

因捕廳啓目大王大妃殿下教者罪人鄭日孫
移送秋曹嚴刑三次浚限已身絕島為奴矣臣
等謹按大明律凡盜大祀神祇御用祭器帷帳

等物者皆斬大典通編御厨物偷竊者以盜大
祀神御物律論此則雖曰常進御之器血偷竊
者亦依大律論也其盜神御物者原係十惡十
惡乃所謂決不待時者也今茲現失器用其所
重何如而渠既以偷竊自服則情犯已具斷案
已成律文固有當施矣特教傳生臣等固知聖
意之出於天地大德而臣府金石斷不當撓枉
以若凶犯而一或貸之則非直為目下刑政之
有失法者所以垂後昆而信百世也其端不可
啓也聰具短劄敢控膚淺伏乞聖慈更加三思

仰稟東朝亟下處分施以當施之法答曰傳生
出於慈殿特教即為舉行○清理縣王逝單大
王大妃殿傳曰國家尊屬惟有縣王矣今為卒
逝因極之中虛廓之懷事畫何形喻卒清理縣
主喪禮奠令該曹舉行板材以長生殿退件一
部輸送○觀象監今初一日初昏天市垣斛斗
傍彗星移見於同垣內東肆星傍形色同距極
七十九度三更西沉○親臨九日製各書道名
取一百人賜賞有差○觀象監今初二日彗星
與前無異距極八十三度三更西沈今初三日

彗星為游氣所契尾跡素微距極八十五度二
更以後為密雲所契不得看候○備邊司以金
道根權敦仁為仁陵補土堂上○次對左議政
洪奭周所啓頃於京試官都事下去時以事過
後另加採探犯科失誤者隨即論勘之意預示
先甲之飭即聞湖西右道監試塲屋最多雜亂
之弊喧騰之說殊甚駭歎當該試官及各差備
守令之干犯者並當嚴加懲處而亦不可只憑
傳聞遽然勘斷為先令道臣詳查宗狀登聞後
稟處何如大王大妃殿答曰依為之又所啓官

師相規自是朝廷美事而座堂之於百僚隨事
糾警即其職然也在昔盛際卿宰之立庭於政
府至今以為美談此固尚矣無論而近來宗品
重臣之因大臣論奏譴罷者收叙之後不復深
因重蹈宿跡無得行公者臣亦曾及見之矣是
宣廉隅之不及今人而然哉蓋亦遵舊規而念
體統也乃者數三卿宰之緣微事被推者輒以
是把作情勢期於遞辭而後已卿列遞職事亦
非輕若此不已居廟堂者其將緘口袖手不得
出一言責勵肆工乎後弊所係亦當非細如臣

無似叨冒匪據驢統之輕咎宗自招而流來舊
規亦不容緣臣而一任之懷了日後因此等事
辭免者並勿曲加滋施申以飭勵俾無撕捥恐
亦為尊朝體之一道故敢此仰達矣大王大妃
殿各曰所陳如矣而處義自有輕重係是不得
已之事則亦豈以撕捥為嫌而不為也○華留
趙寅永疏引答曰大臣之言出於泛論卿何必
為引乎勿辭即為往赴○翰林各試取四人徐
耆淳申錫愚鄭敏朝李燧○知事朴周壽疏引
答曰卿疏之至再無奈太過乎○華留趙寅永

疏遞○晝講初十○備邊司以徐能輔為水原留守○兵判金在昌疏伏以慶科庭試武科初試
日子及規矩節目啓下後初不行會於各道致
使八方應射之人不得咸聚於設場之日事未
前有萬、悚慄臣之昏謬始既不能即地照檢
終又不能越時覺察大閱國體合被重律茲敢
忙陳短章自效伏乞聖明嚴勘臣罪以昭法紀
不勝幸甚答曰本事萬、驚駭卿則施以刑削
之典○左議政洪奭周疏伏以臣近得聞庭試
武科初試開場之後遠方武士絕無應舉之人

方以為訝惑矣今始問於兵書則設場日子初不知委以致諸道之全未聞知云科試取人國家之大政也况遇慶額俊其事體之重尤何如也而因有司舉行之錯詔俾八方操弓之類皆不得與規光之列物情之賈固不暇論其為壞國體而駭群听又豈可但以寒心言哉臣謂該曹判堂亟施譴削之典斷不可已雖以各道帥臣言之庭試之設既皆明知則該曹前日雖云漏却試期將近所宜往復探問先事周旋而不此之為以致全道之坐停其為疎忽亦不容

無警並施從重問備之罰已試之試今雖垂畢而崇重同慶之科決不當因仍借謬以缺遠近之望亦宜亟令撤罷更擇日子頒示中外俾八方和子咸得趁期同赴以為重科體慰憂情之道千萬幸甚答曰所請並依施即令該曹更為擇日知委可也○禮曹啓京居進士盧觀河圖籍於黃河道至於叅榜極為駭然拔去其罪狀令該曹照法勘慶事傳曰允○以徐有槩為兵判○右議政朴宗薰疏畧第令庭試武科初試因該曹之失於期會方將撤試而改消矣竊念

遠道行會以至咸聚動費月餘自初試以及放榜又須涉歷冬日其勢必當拖到仲冬此時異他蓋知難便宗屬未安且纒經大小科場數方儒士固多來會者若使之濡淹等待於數朔之久則旅邸棲遑呼寒耐飢主客俱困去留兩難亦豈非行不得所當念處乎以臣愚慮文武庭試並初試退行於明春則處之寬綽事亦完備無許多牽掣窘隘之端恐合公私之宜也在京鄉儒縱有會且啟之嫌其視向日留連之弊亦相去遠矣慶科逾年雖似難慎或因事勢經歲

乃行考諸已例班之可按此則亦非所拘也適因微見敢陳效貢伏願垂諒而裁焉答曰所陳便當依施○勸講時左議政洪奭周所啟今番嶺南各道監試榜中有九十七歲老人之入格者未赴會圍未能參榜云近百師岭千里觀光事甚稀異雖謂之人瑞可也科規至嚴雖不可以此議到於濶狹而士庶年九十之啓聞陞資係是應行之彛典此人之至今見漏於該道登聞之中未知緣何委折而入啓榜目書其年紀業已得徹於睿覽則此亦是公家文蹟既知之

後又何可使之徒然還故分付銓曹施以應加
之資亦令該司優給還回之糧資以示聖朝優
老之德意恐不容已故敢此仰達矣上曰依為
之○傳曰居昌幼學李德虛加資五衛將作窠
口傳單付○傳曰庭試雖不得已退定於明春
遠方多士之既會且啟想甚缺望以庭試元定
日當親臨春塘臺試取儒武該房知悉即為三
懸鈴行會於各道使遠近儒生趨期來會事分
付○親臨生進放榜○傳曰五衛將李德虛入
侍傳曰李德虛下去時衣資令該曹除給○傳

日二十八日儒武試取時試紙用大好紙傳曰
今二十八日武試分三所設行而前摠使李惟
秀禁將李鉄求摠使王試舉行○傳曰生進謝
恩當親受矣傳曰生負房允金禮鉉田載豐申
俊並五衛將除授傳曰金忠文公金尚祀孫金
敬鎮瓜近初仕作窠口傳擬入拜童蒙○觀象
監今二十二日彗星移見於東垣第二星傍尾
痕比前稍減距極一百度一更西沉啓二十三
日同○寶錄廳草記堂上金道根李止淵趙寅
永徐耕輔權敦仁鄭基善金履載徐有槩申在

植鄭元容纂脩堂上仍為差下使之專意察任
事傳曰允○大王大妃殿口傳下教曰聞摘奸
史官之言則宗錄郎廳三十餘負任進未半云
是何委折而以書投言之幾箇月尚今未半豈
有如許事體乎今番則初頭也姑為參酌如復
有如是不勤之即廳則當有處分以此意往傳
于堂上先自堂上亦為場念舉行之意嚴飭自
今以後即廳進不進申後罷仕來告政說可也
○大王大妃殿傳日領敦寧子婿中初仕承傳
人雖未年滿勿拘調用事分付可也婿俞致善拜
殿參奉

○觀象監今二十六日彗星十分詳察微見於
天際而形痕比前尤減啓○次對左議政洪奭
周所啓閑西清北大小科初試場屋俱聞有雜
亂之弊而以遠外耳剽之說姑難遽爾勘斷令
道臣詳查宗狀以為登聞後稟處之地何如大
王大妃殿答曰以科舉前後申飭何如又有
如此之事殊用寒心予宗無對朝臣之顏令道
臣查聞後嚴處而道啓若幾宗即當先自道臣
嚴處矣以此分付可也○傳曰別科賦入格韓
啓等五人賜第待武舉畢試以增廣殿試前擇

日放榜可也○觀象監今二十九日彗星十分
詳察終無形痕啓○政院啓門禁申飭何等嚴
重而今日試場開門之前青陽門內有儒生之
預為入接至於見捉莫重深嚴之地有此潛入
經夜之舉事未前有萬、驚悚常時不能禁飭
摠府堂上從重推考當該即廳及守門將重勘
事傳曰拿處

十月刑曹草記青陽門外留宿儒生查實事大
王大妃殿傳曰即見形曹草記則南延君家下
屬錦山郡守洪鍾浩家下屬以潛入經夜納批

此雖無識下賤之不知而犯紀經事體萬、驚
惋其為家長者知之罪也不知罪也一則家長
之罪也二則家長之罪也南延君球病勢沈重
施以劑賊之典洪鍾浩星州牧施以竄配之典前
後被捉諸漢一並嚴刑二次邊遠定配俾懲日
後禁門不飭之罪亦所難免當該兵摠府堂上
施以越捧之典○兵曹草記今番別試武科二
三所張時顯崔載雲朴昌健韓致賢李顯根權
致煥以代射入格李春錫劉景煥李至甫金士
倫冒籍入格並為先拔去移法司依律嚴繩當

該試官並從重推考事大王大妃殿傳曰觀此
草記設如兩將臣之言當場不能摘叢之責在
於試官到今追究於放榜之日非但虧損於事
體又象之不好聽聞之駭惑何如而是豈別設
科名欲慰悅遠人之本意哉况其自服云者豈
知其必為心服乎此草記勿施令政院即為頒
給其紅牌諸試官並施越捧之典○仁陵補士
別單傳曰堂上兼禮判金道根大護軍權敦仁
並豹皮賜給地方官交河郡守李賢者準職除
授兼別監役本凌叅奉忠義以下賜賞○晝講

二十○傳曰新恩謝恩當親受矣又傳曰新及
第趙亨復靜庵承旨除授○備邊司頃因忠監
金在三狀啓右道監試場屋雜亂之弊更覈登
聞之意覆啓行會矣即見狀啓則以為叅互象
於想像光景雖無容私之跡儒生之成羣攔入
專由於封彌官之唱出辭說對象衝激而當場
開諭旋即息鬧至於封彌之照檢歸正割封合
著之初搜著詩賦之同字亦既推覓歸正別無
可疑之端封彌官平澤縣監嚴錫明分排出榜
之說公堂私報之舉極為妄乖恐合勘處地方

官禮山縣監洪垸既兼禁亂官入任丹室不思
遠嫌疎忽排圍曾不察飭不可無警都事睦仁
培雖無所犯而身為主試致此紛紜殆近英軟
羨券之出榜前經先出外致添言端亦難全恕
為辭矣科場奸弊關係非輕前後再查終欠明
白而撤試已久之後其無以到底詳覈諒其事
勢亦或無恠即以道啓中已現露者言之儒生
納券之路與本官丹室蹊迳密通障蔽虛疎而
所謂防遮只敢塞責試圍之差備分管各有職
掌所宜恪守而封彌官之任自經歸不復照檢

雖有許多紛亂之弊者亦甚可駭封彌官罪狀
道啓既臚列雖以地方官言之排圍之全沒防
限鬧端之不能禁止節之乖錯不可但以疎忽
言封彌官平澤縣監嚴錫明地方官禮山縣監
洪垸並拿勘科場凡事專在上試之所主張而
紛拏顛錯以至於此乖臚貽悔責將誰敢當該
都事睦仁培亦令拿問處之何如傳曰允
十一月備邊司草記頃以閩西清北大小科場
離亂之弊令道臣詳查登聞後稟處之意遂
奏矣即見平安監司李紀淵查啓則循私之跡

既無顯證流播之謗未可全信而書題之先期
流播僣屬之不免指目藉曰無躬犯之端已可
見者操束之不嚴至於四題並揭雖屬細故而
擺壞常規亦甚可駭當該都事俞象煇拿問事
傳曰允○大王大妃殿傳曰俄道已詢諸大臣
而亦多已例別試合設於慶料庭試事分付○
練主都監堂即別單傳曰練主書寫官行護軍
李志淵出納浴主大祝應教趙秉憲並加資監
造官奉常正魚在瀛陞叙職已經奉別工作監役
宋來漑六品職遷轉各差脩官各加一資左通

禮鄭顛璫右通禮丁庠教各兒馬賜給齎儀以
下賜賞有差○魂殿堂上以下別單傳曰享官
永明尉洪顛周東寧尉金賢根昌寧尉金炳疇
判敦寧金道根知事金在昌興完君是應右叅
贊朴周壽工判朴歧壽同知金基常各熟馬賜
給叅奉洪義人洪秉大各半熟馬賜給忠義李
允榮尹學翼朴基詰李濟商各兒馬賜給奏時
真史飯監守僕別監負役並依辛酉例施賞山
陵守陵官以下別單傳曰守陵官興寅君最應
侍陵官金允光並加資叅奉魚命書趙鎮常忠

義以下賜賞有差○傳曰日寒如此輕囚放釋
●傳曰日寒如此內外各營入直軍兵及各門
守門軍薄衣與流丐摘奸以來○次對左議政
洪夔周所啓臣以崇儒勸學之意既散言端矣
昔在先朝乙亥以林下旌招之列只有二人持
紆晉扶之恩命今距乙亥為二十餘歲儒林耆
舊益復凋零而其時晉扶之兩儒賢皆以耆耄
之齡歸然尚存其在尊禮之意合有優異之典
且祭酒宋禕圭以正廟時抄選人遍歷三朝宮
官行副護軍宋啓幹經筵官被選亦垂三十年

所當茲新服之初尤宜另有示意並令特加一
資仍為積誠招徠俾效啓沃之益實有先於尊
賢樂士之聖德故不揆僭妄敢此仰達矣大王
大妃殿答曰所奏好矣依為之宋禕圭資憲○
諭行祭酒宋禕圭慶為國必資於賢士獎德尤
貴於世臣昔我孝廟盛際先正密贊大業亦粵
我正廟在宥卿乃早膺旌招三朝之禮遇深隆
國人之務式愈重予雖冲藪夙有嚮慕曷敢不
以列祖之心為心而或忽於尊賢德篤世好之
義乎予小子獲戾于天玆舍恤而得至于今

者上而惟我兩慈聖是覆是庇下而所倚毗者
惟在於老成宿德之左右予轉導予則當今日
任是責者捨卿其誰卿以先正之孫養德山林
為一代之儒宗予小子安得不以昔先正事孝
廟之忠屬望於卿而卿亦安得不以昔先正贊
聖祖之功踵美於予乎况今國勢之孤危若無
止泊小子冲藹無所倚毗若以先正之心為心
則亦豈可固守東崗之志不思所以裨補予冲
子之道乎正卿升秩實出念舊之懷卿必愴昔
日之禮遇憫小子之孤苦惻然開悟勉回返心

即為上未出入經席則豈徒為小子之幸而已
也予不多誥卿其諒之●諭行護軍宋啓幹處
予聞至誠致感至言無文藹予冲人不吊于天
奄罹荼毒萃然含恤以冲湫之岭當艱虞之會
非不欲學而學未加進非不欲治而治不見効
若涉大川茫無涯畔此時所蘄望而倚毗者惟
在山林宿德之士賁然未息成就予德性以啓
無疆惟休則予安得不積誠招徠而言何暇文
也卿以賢祖之肖孫膺先祖之旅招為一世之
禘式者三十年于茲矣惟今日輔道之責歷數

當世非卿伊誰昔我孝廟盛際世濟治平而先
正以向國之至誠羽儀王庭彌綸世道贊成我
孝廟邛隆之化國史書之國人誦之至今傳以
為美談見今國勢之靡所止泊比當時亦何如
則卿何可固守遐心不以先正之心為心乎今
茲晉秩實出念昔卿亦必有感於中而不待予
詰愴然上表裨補我冲人言出衷曲不以彌文
卿頂即起登途以副予側席之望以上行都承
旨安光直製進○傳曰山林別論遣史官傳諭
十二月史官書啓祭酒宋穉圭以為臣於向日

陳章侯罪反承溫批感戴苞容之聖德益覺措
躬之無地忽此夢寐之外恩諭繼降乃有升秩
之命而辭意鄭重勤摯宗非可以施之於庸陋
小臣者也臣伏讀感泣繼以惶感五內靡定只
自恨床席殘喘尚遲溘然復叨殊渥重貽聖政
之累也臣將冒死陳暴而奄之中無以抖擻
精神其遲速有不可知者則臣之隘盛隕越尤
當如何倘蒙聖明俯垂矜察亟收成命俾得免
負罪於泉壤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云云
行護軍宋啓幹則以為小臣病伏垂死之中萬

萬夢外近侍枉臨傳宣聖諭十行絲綸鄭重懇
摯追念往昔有此收錄臣雖無狀寧不知感激
殊恩獲擊九頓惶汗浹背揆諸分義事不信屢
而從前不敢承當之意屢次陳暴於先朝之野
之所共知今何可改圖冒庸出脚耶非但情勢
然矣狗馬之賤年踰從心疾又難醫七朔委席
已迫崦嵫以此病狀雖少壯之際猶難強策况
當飭巾待盡之時乎未由膺命合罪萬裁席藁
私次恭俟誅譴云々○大王大妃殿傳曰今當
先朝御製及翼宗御製繕寫之役當為刻印本

而前本既非校正者則不可不加更加存刪一
依列聖御製正宗御製凡例校正可也○祭酒
宋禕圭疏答曰頃於敦諭已罄予懷及見附奏
殊失所望願予冲人履茲艱虞政待山林之宿
德以資朝夕之納誨况今經席日開啓沃之益
疇任其責虛佇之衷際此益勤冀續之未又何
其若是免之也見今春和不遠望卿益加調攝
勿以官秩為辭俟間造朝以副側席之望右副
承旨李竣祐製進○大王大妃殿傳曰聞日前
顯隆園獻官至於顛仆之境幾不得將事云萬々

驚棟無以為言以如此實病之人差奈莫重享
事幾為狼狽填差之吏議不可無罪前吏議李
景在削職○賜額遼東伯金應河書院平監鄭
元容所奏也○大王大妃殿傳曰日前實對兩
銓吏判徐有錫處申飭都政矣不知對揚如何
而當此時如有一分向國之心者不待朝家之
飭教固當靡不用極目下悠々萬事莫急於保
民之事如欲保民先擇守令而初仕即守令之
本守令初仕各別擇差無負今日為民眷之之
意收拾積鬱之人及遠方人才毋使掩滯向隅

之歎歸之朝家忠臣清白吏子孫松都西北人
及軍功人朝家之軫念尤切各別收用俾有宗
效而主上方在冲年且謂予不知不勤對揚則
謂人可欺天不可欺此意分付兩銓 柑製居
首幼學李憲周直赴殿試

This page is a blank ledger page. It features a rectangular border drawn in dark ink. Inside the border, there are several horizontal lines spaced evenly down the page, creating rows for text entry. The paper is aged and shows some minor stains and a small tear near the top edge.

This page is a blank ledger page, similar to the one on the left. It has a rectangular border and horizontal lines for writing. There is a small white mark or tear near the top edge of the page. The paper is aged and shows some minor stains.



